

輯二第 集芳孤

史狗

著命新王

行發局書圖東泰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再版

(全書一册)

(實價二角五分)

孤芳集第二輯
狗史

…… 有 翻
…… 著 印
…… 作 必
…… 權 究

著 者 王 新 命
發 行 者 趙 南 公
印 刷 者 泰 東 圖 書 局

總發行所
特約代售處

上海四馬路
一二四五
重慶

唯一
各大書局
泰東圖書局

狗 史

代 序

小狗呵，我現在發覺了一件事情了。

我知道我如果能將幸福給你，同時我也能夠奪了你的幸福。

這就叫做權力。就是所謂生殺予奪的權。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日於上海 著者

狗史

一

有人說，「凡是幼稚的動物，都是歡的合體，愛的結晶，他的生命中間都含着
一種光芒，正像天上那些能放出燦爛的光輝的星點。」這話假使是真的，那麼現在
的我，就當然也是一顆小星。不過要做一顆小星，並不是很容易的。一面，在
飄流江湖的倦客，於午夜夢中尋覓故鄉的時節；在孤露兒童於失望被虐之際，呼喚
慕中亡母的時節；在戰士身入槍林彈雨中間向無語的蒼穹籲禱生還的時節；在強盜
越貨殺人以後，天良激發，繞屋懺悔的時節；在失戀的少年少女，向曩日攜手並肩
而舉行密誓的春郊幽處，將重拾當年墜地已碎的歡樂的時節；要負慰安他們的使
命。一面，在凱旋大將班師回朝，國王親手代解戰袍，親進美酒，並問將軍願受

何封的時節；在美麗的小孩子，臥在慈愛母親的懷裏，睜着兩隻眼睛似乎看見天上仙童向他招手的時節；在瘋人於夢中覺得最大的歡樂，狂笑不已的時節；在愛情圓滿的少年少女，剛結成婚約，正要互擁而接吻的時節；並要負供給他們歡樂的使命。然而我又那裏能夠果行我的使命呢？我如不能夠果行我的使命，那麼假使我真個是星，也是一顆沒有光輝的星，同時我的生命，也就是毫無價值的生命。因此司運命之神，雖然將一個不可思議的惡運命給我，我就不唯沒有絲毫抵抗的動作，並且沒有絲毫想抵抗的意思，還要深深地感謝，感謝他居然能夠將分配有餘的一種不可思議的命運，給我這毫無價值可言的生命，使天壤間始終留下這麼一個小小的奇蹟。

我是日本大東京市的一隻小狗，名丁東。生來就穿下一件半白半黑永遠不須更換的外衣。我的姊妹共七個，我究竟是不是居長，雖不可知，但他們都說我必居最長。我們生下來還不到一個月，就都遭了被人拋棄在荒野的命運。被拋棄

的那一天，是一九二一年八月三日的午後，被拋棄的地點，是東京市外戶塚町的戶塚打靶場。場寬約十丈，長約四十丈；四圍築堤，堤高低不等，有的只七八尺，有的却高逾一丈五六尺。場內除了幾十座打靶架以外，還有一間高不過七尺，廣長各不過一丈的小木屋。這小木屋在陸軍當局的本意，究竟要作何用，雖不可知，但其結果却成了我們的唯一避難所。我們被拋棄的一瞬間，是在那天下午七點半鐘。那時正是黃昏時候，打靶場裏練習野球的學生已經回去了，只有幾個像小孩的小孩，正在左邊的堤上散步。場裏碧油油的艸，受了晚風，正漾蕩他的綠波，遠遠地望去，幾乎要說這是一池秋水。我們來的時候，七姊妹同坐在一個竹籃裏面，雖然提這竹籃的人，當走的時節，總高高地提着籃子，籃子離地至少還有一尺多高，然而我們總覺得我們已經是溺在這一片汪洋的綠波中間。我們在這綠波中間浮沉不多時，那所小木屋已逼到我們竹籃的旁邊，提竹籃的人對着那空木屋發了一微笑，便走了進去。他進去的時節，先將一個包袱解開，從那包袱裏面取

出一個油紙包。最初我們并不知道這油紙裏面裝的是什麼東西，到以後才曉得裏面不過是幾碗白米飯和幾塊牛肉。他將油紙包放在地上，就將我們七姊妹一個個從竹籃中間抱出，並對着我們說道：『孩子們，我給你們預備末次的晚餐，我祝你們的幸福！我實在無力庇護你們，我不止不能供給你們的需要，並且沒有錢替你們納稅；所以便從你們母親的懷裏奪了你們，送到這戶塚練兵場。我狠慚愧：你們完全信任我，並將一張不着半點顏色的白紙委任狀，委託我保護你們；然而我竟不能不半道將你們拋棄。雖然，孩子們恕了我罷！我沒有別的方法，可以保護你們，只好祝今宵微風不動，萬籟無聲，有皎月明星護你們安眠！并祝你們七姊妹此後都遇着慈愛的主人，像你們母親那樣的愛護你們！』他一面說着，一面勸我們進晚餐；可是我們只略一轉瞬，就不見了他的蹤迹。

當那時節，我們平日極繁茂的心地，就變成了一片經過大海嘯冲刷的沙漠。我們覺得下臨無際的斷崖；乘着颶風激浪的漏舟；底下燃着積薪的鼎鑊；餓火中燒

的虎口；噴着烈焰的火山；這些所在，都比那個小木屋安全，獨獨只有那個小木屋，却是一個最危險的地方。那時候太陽已沉到西方的亂山背面，但還有餘光閃爍地照着這打靶場，露出留戀不忍遽別的神情，好像醉人留戀他的酒杯；臨死的英雄留戀他的駿馬寶劍。我們因為恐怕夜裏來了飢餓的乞丐，或是等於屠戶的警察，引我們七姊妹到最悲慘的境遇，便乘着打靶場中還有這閃閃爍爍的餘光的時候，逃出那個最危險的小木屋，來尋覓能夠予以保護的人。我們逃了出來，偶一張目回望，就看見了許多景物。打靶場的艸色，在我們來時是綠的，這時因為有許多疲倦的暮烟爭來投宿，已變成了深碧。那一團像小孩的小孩，已下了堤，同聚到場內第四打靶架的左邊。在他們的前面，距離的兩丈左右，還有一羣正在吃艸的馬。那馬背上沒有鞍，嘴上不上勒，並且沒有人看守，究竟是不是也遭了我們今日所遭的運命，那就不得而知，不過我們總願意替他祈禱，祝他永遠沒有被拋棄的悲哀。當時我們狠想走到那一羣小孩面前，求他們援助，然而剛走到半途，

就遇着一道橫溝。溝深雖不過一尺餘，但在我們離了母胎還不到一個月的小狗看來，就等於一條廣闊的大江。因此我們便不能過去。我們既不能過去，自然極希望他們能夠看見我們。可是我們雖懷着希望，事實却不能如我們的意，一團的小孩，都只顧遊玩，並不會想到距離不遠的地方，還有七條正待救援的生命。

二

大凡含生負氣的動物，每當失望到了頂點的時節，往往會發生一種變態的心理，當時的我們，也是這樣。我們因盼望救援極切，結果竟和我們的盼望完全相反，便起了隨遇而安感想，不唯準備今晚就在這打靶場過夜，還預備歡迎那等於層戶的警察，和飢餓的乞丐。我們想：『如果來了警察，他將我們捉去做標的，我們也就將他去做賭博的相手，他放槍放得準，我們輸他一條死屍，放不準，我們就贏他一粒彈丸。』如果來了乞丐，他將我們來烹宰，我們也就將他來試驗，試驗他是不是大食國的國王，能不能一頓吃了我們七姊妹。』我們正想着，不留神竟

有一羣的人走過我們的旁邊。就中有兩個老婦，一面走，一面嘰哩咕嚕說了不少的話。

老婦甲，「在前面的豈不是住在薔薇精舍的中國留學生，他們幾個人却也有趣，雖不是同胞兄弟，然而却異常和睦。」

老婦乙，「是的，他們真有趣，他們不識憂不識愁，正像三歲的孩子。」

老婦甲，「雖然，他們貧乏得可憐，你看他們的衣服就可以曉得他們貧乏的狀態了。」

老婦乙，「他們貧乏固然狠貧乏，然而他們狠有樂趣……喂這是什麼？」

老婦甲，「小狗！」

老婦乙，「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來這許多小狗！」

老婦甲，「恐怕是被拋棄的罷。」

老婦乙，「把他拋棄在這個地方，教他們吃什麼呢！」

老婦甲，『是呵，怪可憐的呵！前幾天那前面的堤邊，死了三隻小狗，也就是被人拋棄而餓死的呵！』

老婦乙，『那麼你要告訴你家裏的小孩，不要再到前面去，因為恐怕會傳染瘟疫。』

老婦甲，『謝謝你，我幾乎忘記了。』他們說到這裏，雖然還有些模糊破碎的聲音，繞我們的耳畔，但畢竟是不能夠替他組成一句完全的話。他們走過了，我們就又注意到那邊正在牧艸的馬，和那一團的中國學生。這時中國的學生，正在談話：

學生一，『我剛纔坐在那邊堤上，然而我的心却放在堤下的水上，我不拘束他，聽他漂，聽他流，水流到那裏，他也隨着水流到那裏。』

學生二，『老大今天的愉快滋味，正像我昨天的午後所嘗的滋味。昨天晚上以後，我一個人臥在後面那塊較低的艸地，左手握着一把芳卉，右手擁着一大堆比

新絮還要軟的晚烟，無思無慮的睡去，什麼感覺幾乎都沒有，僅僅覺得卉在夢中香，烟在夢中煖。」

學生三，「我以為還是最愉快，我剛纔信步向野花叢中走去，花迎我笑，我迎花笑，我要問花幾時開，還怕花要問我幾時來。」

學生四，「可是我這幾天實在無暇尋覓愉快的境遇，我只想讀完了這一本字典。」

學生三，「讀字典，倒也是一種讀書法，不過天天讀字典，又能讀出什麼滋味呢？」

學生四，「沒有味我是曉得的，可是我總想做這沒有人做過的事情。」

學生七，「我曉得四哥是預備考字典博士的。」

學生五，「你們都還快活，只有我在這東京讀英文字母，的是淡而無味的生活。」

學生二，「你從新婚的期間，割了一段來求學的，所以你就格外覺得不愉快了。」

學生五，「我真想回家。」

學生二，「別的事情或許辦不到，要回家那總要算是最容易的事。」

學生六，「我剛才很快活，我望着那邊天上的星，星也望着我，星一明一滅，我的眼睛也一睜一閉。記得前五年在長沙女師的時節，有個學姐，伊的眼睛無論什麼時候，總是閃閃爍爍地看人，我遇着伊，也就故意閃閃爍爍地看伊，伊笑我也笑，伊來捉我的癢，我也來捉伊的癢，我們因此便成了好朋友。今天我拿對我學姐的態度，來對那閃爍不定的天星，心裏很感着異常的愉快。」

學生三，「老七今天快活不快活，何不說給我們聽呢？」

學生七，「我無話可說。」

學生六，「沒有話說也要說！」

學生七，「我不說。」

學生三，「不說不許回去。」

學生二，「我們真該回去了。」

學生一，「不過老七可以暫不回家。」

學生七，「老七不回家，難道要睡在這裏？」

學生四，「睡在這裏，到是理想的睡法，花卉的褥，烟月的被，這些東西到三越吳服店，却也買不出呢！」

學生七，「凍了又怎麼樣？」

學生五，「不怕，不怕，前面的堤邊，前幾天不是有幾隻小狗都睡在那裏麼？」

鑽到他們的羣裏，就會溫暖了。」

學生七，「提起這事真慘呵！不知是誰，竟有那樣比鑽石還要剛的心腸，居然把那些小狗送到這裏，聽他由餓而死，由死而腐！」

學生六，「這是幾時的事情？」

學生七，「大約是前五六天的事情，不過的確的日子，已無從記憶了。」

學生六，「爲什麼我就沒有看見？」

學生七，「大約是你沒有到過前面那堤邊，所以就看不見。」

學生六，「現在他們還死在那裏麼？」

學生七，「早已埋了。」

學生三，「真可惜，可惜當他沒有死的時節，我不曾看見他。我正想養一兩隻平和的小狗，好好地看待他，並將理想的教育法教育他，如果早被我看見，那就不至於死了。」

學生二，「其實養狗也會生厭。在沒有狗以前，未嘗不想養一兩隻；到有了狗，狗屎狗矢弄到滿屋，那時就不能不厭棄他了。」

學生一，「沒有狗便罷，有狗我決不厭他，就是狗屎狗矢撒在我房裏，我也可

以忍耐。』

學生二，『真的！』

學生一，『雖鷄那樣的不潔，我都能夠死心塌地愛到底，又何況小狗？』

學生二，『無論你怎麼說，我總不相信。』

學生一，『你不相信，就請你立刻抱一隻小狗來試驗我！』

學生二，『立刻那裏抱得來？』

學生一，『那麼限你一星期。』

學生六，『一星期？我想至多只能限三天。』

學生二，『回去再說，回去再說，這時飯快要冷了。』

他們說到這裏，便向我們所在的地方，用半跳舞的步驟，走了過來。當時我因為他們中間有愛狗的人，便想和他們說話，可是剛巧那時正有一種辛酸的滋味，湧到喉嚨，由是又只得咽下我所要說的話。

三

不過我們雖然含辛茹苦，連想說幾句話都說不出，那些學生都極其活潑而愉快。他們好像是戰勝憂患的凱旋者，好像是征服悲哀的常勝軍。他們的衣帽鞋襪，雖好像都是從賣破爛的攤中用等於零而差勝於零的價格買來，然而這些破爛的東西，一到了他們的身上，就成了笑傲華美，侮慢錦繡，譏諷珍異的寶物。一轉瞬間，他們都到我們的面前了。

學生六，『貓，貓，那裏有一隻小貓！』伊一面這樣說，一面狂奔來捉我。我正在驚喜，伊已抱了我。伊笑着說，『我今天拾得一件好東西！』就向堤上奔去，露出好像恐怕被人搶去的神情。

學生七，『六姐拾了什麼東西？』

學生三，『老六抱的是什麼？』說着便追過來。

學生六聽了只是笑，也不答應，立刻飛奔到堤上。但他剛到了堤上，學生三

已經也追到堤上。學生三一面說，『老六究竟是什麼東西？』一面搶過來看。他看見了是我，便說『原來是這個小東西！』

正在這時節，學生一也趕到了。他看見了我，便說『小狗！真是可愛的小狗！可是爲什麼我就不會看見？』學生六恐怕他搶了我，便緊緊地抱着我，說『你是近視眼，如何會看見！』

以後其餘的學生也都上了堤。學生六越發怕他們搶劫，就說，『這是我拾得的，你們不要搶！』不過學生六雖然這樣說，他們的十幾個手，已經都到了我的身上。這個撫一下，那個摩一下，幾乎把我的毛都撫摩脫了。

我當那時候，自然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歡喜，同時自然并希望他們更發見我的妹妹，將我那些妹妹也抱了來，這是不消說的。可是我正在歡喜，正住在他們熱情的中心點，就中學生二的態度，却變更起來了。

學生二做出很厭倦的神色，說，『這小狗有什麼稀奇！我那第一高等學堂的

後面，幾乎每隔三天就有人將一羣的小狗，拋在那裏，那怕要一萬個，也不是難事！」

學生六，「那怕別的地方有一萬個，我可獨喜歡這一個！」

學生二，「你喜歡也罷，可是你要看看這個是不是雌的，因為養雌狗是狠麻煩的，將來生了小狗，就有不好處置的困難了。」

學生三，「雄的！」

學生二，「就是雄的也要看這狗相好不好，你看，堤下不是還有好幾個，何不將他切實比較一下，揀一個最好的帶回去呢？」

學生七，「不錯，等我去捉幾個來比較。」說着便跳到堤下，學生一也隨着下去。

不久他們抱着我的妹妹們上了堤。學生一左右各手提着一個，學生七雙手捧着一個，都露出比拾着黃金更欣喜的神情。學生一笑着說：「一，二，三，我們

兩個人又捉住三隻了！』但學生二走到面前一看，便說，『老大！不要喜歡些丟了罷！這都是雌的，要這些雌狗，有什麼用處？』學生四也插着說，『大哥！養不了這許多狗呵！一來，這些狗太小，難伺候；二來，這些狗大了，吃的東西，也供給不起；三來，他將來生了小狗，又如何處置？我看還是丟了的好呵！』學生一最初本是歡喜的，但聽了這些話以後，便露出躊躇的顏色。不過他雖然有點躊躇，却依舊緊緊地抱着我的兩個妹妹。

學生二，看見學生一抱住不放，似乎狠替他着急，就又反覆說些不能不拋棄的理由，最後並說，『別的雖然可以暫且都不管，但警捐總是要納的，我們這時候那裏又有閒錢替小狗納警捐呢？』學生一聽了，便說，『我只要一個就是了。一個狗的警捐，無論如何總是出得起的。』學生二因為他已願意拋了一個，便說，『老六已抱着一個了，你既能拋一個，就不如都拋了，因為我們家裏只要有一個，已儘夠你伺候了。』學生一聽了這話，雖然還有依依不捨的情緒，但已比最初冷淡

了不少。最後畢竟是功利主義征服了無條件的情熱，學生一竟自己說道，「那麼都丟了罷！不過這可憐的小狗，我們不抱回去，將來又有誰來抱呢？」於是便抱起我的兩個妹妹，來吻我妹妹的頭，吻過了又將他放在堤上，說「小狗，小狗，我沒有法子，只得棄了你了！」他說着，忽然聽得一聲小狗慘啼的聲音，就喊道，「老七，你把小狗從堤上擲到堤下麼？」同時學生三，也爲那啼聲所感動，說「何必呢？就是不要，也要好好地送他到堤下，爲什麼從這堤上擲下去呢！」學生一聽了知道確是學生七將我的一個妹妹拋到堤下，便說，「老七，真不近人情，」隨即抱了自己面前的兩個，走到堤下。

他到堤下的時節，我以爲他是去看我那個妹妹會不會受傷，但事實就似乎不盡然。他只一瞬間就空着兩手走到堤上，顯然並不會去看我那個被拋擲的妹妹，會不會受傷。

他到了堤上，學生二說，「快回去，快回去，飯恐怕已經冷了多時了！」於

是大家便向着東邊走去，想由那堤的缺口，走回他們的家。當他們走的時節，我有兩個妹妹，因為戀他的哥等，竟拚命從堤下爬到堤上。他們到了堤上，看見了我，異常喜歡，便極力來追。追了幾步，已快追到了，然而不幸竟因為那堤高低不等，他們偶不注意，就又都從堤上跌到打靶場裏面。他們究竟受了傷沒有，雖不可知，然而他們的號哭聲，非常悲慘，我心裏總以為他們已受了重傷。那時我極希望慈愛的學生們，能夠下去探探他們的狀況，可是那些慈愛的學生們，口裏雖都說一聲，『可憐！』心裏卻沒有絲毫憐憫的意思。他們不止不去探看我的妹妹，並且將兩步併做一步走，似乎唯恐我的妹妹再從堤下爬到堤上，來尋他們的蹤跡。

四

此後我便跟着他們到薔薇精舍了。薔薇精舍最初所給我的印象，雖使我不勝詫異，然而那時節的我，却也無暇來詫異這薔薇精舍的新印象。這並不是我的感

覺遲鈍，實因我的心潮最深處藏着無限的悲哀。我既懸念我的母親，又懸念我的妹妹。我不知我母親一旦不見了我們，是如何的宛轉呼號，更不知我的妹妹，經過了今宵的風餐露宿，明日是如何的憔悴。想到這裏，我的耳畔頓起了悲慘的聲音。那聲音好像是我母親的呼喚，又好像是我妹妹的悲啼。我雖極力想掩住我的耳鼓，要暫時隔絕這悲慘的聲音，然而掩來掩去，不止掩不住，並且還因為這一掩蓋，更添出無數使我慘不忍聞的聲音。彷彿有人報告，說我母親因不見了我們，已經發了瘋狂病；又彷彿是我妹妹的冤魂，來投訴已被飢的乞丐牽去烹煮的情形。

總之，當時我的一片心，比無論嘗什麼苦味都更苦一萬倍；我不止無暇來詫異薔薇精舍的新印象，就是那些學生們勸慰我的話，我也沒有可以接受他們厚意的感覺。

不過我當午進薔薇精舍的一刹那，雖然有滿腔吐露不出的悲哀，然而過了一刹

那之後，那悲哀之影，就漸漸由濃而淡，加以那些中國的學生們又慇懃勸進晚餐，因此我便來進餐。晚餐後，學生們開始和我遊戲，我也勉強搖我的小尾來滿足他們的虛榮心，這是不消說的。但我一面雖虛與他們周旋，又一面就來觀察我眼前的新印象。據我觀察所得，那薔薇精舍實在是個不可思議的宮殿。那裏共有室六間，第一間八疊席和第二間七疊席都是向南的，第三第四兩間各四疊半，是向北的，此外還有兩間小室，是向西的。學生一學生三住在第一間，學生二學生四住在第二間，學生五學生七住在第三間，只有學生六獨占了第四間，至於第五第六兩小間，就是下女所住的地方。室的周圍，空地雖不多，但至少總也足稱一個中等的庭院，不過不見天日罷了。不見天日的原因，是他們所造成的。他們在那裏栽了無數的松杉榆茶等樹，樹下又搭起極綿密的瓜棚豆架，瓜棚豆架下并種無數艸花，儼然成一個神祕的綠的都城。當我進這神祕的綠的都城的時候正有無數類似蚱蜢而穿着綠衣的使者，到這都城報告『秋天已經到了』的消息。雖他們對於這

綠衣使者所報告的消息，會不會得着一種的感動，不是我所能知，可是我對於那報告，總覺得有一片淒涼的暗影已經印到我的腦際。不過這一片的暗影，究竟是什麼形狀，連我自己也不能詳細說明；我只知道這暗影中間似乎包含着、座的荒山和一片的曠野，那荒山曠野中間，有荻葉蘆花，來做冷清清的白露，蕭瑟瑟的涼風的伴侶而已。

至園在綠的都城中間的房間，最使人莫名其妙的，就是那向南的第一室。室中有八疊席的面積，當然不可謂小，可是因為他們不善於安排陳設品的緣故，就弄成異常逼仄的房子了。室的南窗左右角，各置一棹和一椅；東西北三面，排滿了書架。在棹椅與書架的中心點，又設一黑漆的方几。如此一來，那八疊席的面積，已經縮得差不多只有三分之一了。然而他們還用天女散花的手法，將一些華，英，日，三國文字的報紙和其他書籍撒在滿地，因此連那三分一的隙地，也就成了最雜亂的字紙堆。並且那雜亂的字紙堆，還不是單純字紙所堆成的，就中還有無

從覓配偶又沒有底的破襠，以及撕破了袖口的汗衫，也沒橫不直的堆在那裏。再望去四壁，也掛滿了破衣。衣中有露肘的棉衣，見膝的呢褲，染滿了墨水的白學生裝等等，衣上並戴着幾頂舊帽，如果彷彿看了一遍，不細加辨別，就要疑是破廟壁上所繪的牛鬼蛇神。在這些可疑是牛鬼蛇神的破衣中間，還有很奇妙的靜動兩態，從他的靜態看去，好像是餓鬼道中餓成了殍的枯人，正奮臂向人求食；而當微風偶動，衣袖橫飛的時節，再從他的動態看去，那就是羅刹夜叉，恐怕也沒有那樣的醜惡。據我看起來，實在不止胆小的人，到了這室內，要嚇得亡魂，就是胆壯的人，到了這裏，也不愁他不落胆。不過在這使人亡魂落胆的情景中間，也還有一種使人詫為神斤鬼斧的匠意，因為每當來風的時節，那些破衣雖然要開夜叉式的跳舞大會，而破衣的背後，却依稀現出無數的人物山水；什麼聖母，上帝，什麼名女優，以至於古英雄豪傑，既都從破衣中窺人，還有南歐海岸的風花，西比利亞大陸的雪月，也時時捋過我們的視線。所以他們壁上的破衣，在一方面雖可以說是

掛的位置不適當，結果使人疑爲鬼魅，而在另一面就可以說是他們煞費苦心的經營，並不是單純無意識的動作。而我就也不能不諷他做不可思議的宮殿了。

在這不可思議的宮殿做皇帝的，是學生一和學生三。他們兩個人各據房屋的半邊，各在其勢力範圍內稱雄。雖同房一室，然以個性不同的緣故，所以兩個人所做的事情，幾乎像那各不相謀的南北朝的行政。學生一瘦而長頭上披着像黑獅毛那樣屈曲的頭髮；口裏無時不含着紙烟，身上穿着一套已經四分五裂的汗衫褲，足上穿着最適宜於初秋的漏底鞋，破蹣襪，走起路來總是十步併做三步，就是滑稽大王卓別林，至少也要輸他三分不假造作的神氣。他的性情，一方面像忠厚，一方面又像刻薄，似有喜怒無常，最喜任性鬥氣的弱點，我們可以說他有神經病，同時也可以說他是不近人情的魔鬼。他來東京，據他自己說是動機在學政治學，不過據我看來，似乎他到了東京以後，實在並不會學過一點什麼東西，除了掛起新聞記者的招牌，每月由通信中騙取中國國內報館幾十元錢吃飯而外，此外並不會正式

讀一本書或是學一國的語言。我無以名之，只好名他做「患了神經病的廢物。」

其次應該說學生三了。學生三頗白皙，身材不很高也不很低，以性質論，是應屬於神經質的。那人外表和學生一差不多。衣服鞋帽自頂自踵沒有一件完全的，白的上衣，背後已裂一大縫，黑的褲子也露出兩膝，兩隻腳一隻穿着白襪，一隻穿着黃襪，此外還加上一雙爛底的黃皮鞋。由他的狀貌看來，他之不喜和人做無謂的徵逐，不肯用虛偽的語言，滿足朋友的虛榮心，以至于頃刻之間可以現出啼笑兩種的面目，似乎也與學生一差不多。但仔細觀察他的行動，就知道他的實質和學生一絕不相同。學生一暴躁的感情，幾乎可以燃了自己靈魂之宅，而學生三則優遊自適的修養，大足以排身外的毀譽。學生三的書籍極多，那八疊席中間所有縱橫的書籍，都是他之所有。而書上斑斑點點的黑痕，就並可以表現其精勤不倦的天性。

此外學生二，四，五，七，也各具使人一見而不能忘的特點，不過他們的特

點，多半總是含着酸腐的氣質，或惡魔的色彩。只學生六在這不含酸腐氣質，便帶惡魔色彩的軍中，却是一顆澄澈晶瑩的明星。伊那種和平而活潑的天性愛真與愛美的表示，簡直可以說是近代學者所以主張女性文明的最大根據。伊穿的冠履衣服，雖沒有一件是值錢的，然因伊善于處分那些服飾，同時并具有不必假服飾來表彰美麗的天資，於是那些極廉價的服飾，也變成絕對寶貴的少女服飾。

以上所述的，雖不過是那不可思議的宮殿的片影，然而我當時觀察之所得，實也不能超乎這一片模糊的影子之上。一來我人地生疏，雖有精銳的目光，一時也難于透視一切，二來他們剛到九點鐘，便強迫我睡，我縱要繼續觀察，也不能如願了。

當夜我睡的地方，是在那八疊席房外走廊的東角。他們將一隻大火鉢做我的睡床，鉢底鋪一個棉椅墊做茵褥，並將一件舊棉襖做我的煖被。當我臨睡的時節，學生二先和我說，『可憐的小孩，你好好地睡罷！你如果心裏有未洩盡的悲

哀，那麼我就勸你趕快發揮：你有多少淚，就請你流多少！你要哭多少，就請你哭多少！以後我們總儘我們所有的力量，保護你，教育你，對於你的需要，決不絲毫吝惜。請你放心罷！」接着學生一又說，「小狗！我們現在錫汝一個嘉名，把你名做丁東，以後我們如果喊丁東，你可要曉得這就是喊你了。至於你以後的待遇，老三剛纔雖已說過，然而我還想補足一兩句話。我告訴你，你要曉得你的命運很好，你現在已經成了我們的歡樂中心，你不愁再陷于悲慘的漩渦了。」

五

我的床前流着從天河瀉下來的星光。雖然只有幾點，然而我總要感謝，感謝那廊前的板隔，竟于關閉以後，容許這一點的光明由罅隙中來伴我孤眠。但是這星光能來伴我孤眠，固然是我的希望，然而同時他竟來勾引我，使我生無窮的感慨，這却也是一件無可如何的事情。那星光好像對我說，「你爲什麼不伏在你母親的懷裏，去接受你母親至高無上的愛呢。你又爲什麼不到打靶場中和你親愛的

妹妹們，一同遊玩呢？」我被他這一說，心裏就異常難過。既不能不念我的母親，更不能不念我的妹妹。我想我母親此際縱不發狂，至少要哭腫兩隻眼睛。我想我的妹妹，此際如果還未遇着慈愛的人，給他一個安身的所在，那麼就只有三種的運命，聽他選擇。第一種是被飢餓的乞丐，將他們牽去烹煮；第二種是被警察將他們捉去鎗斃；第三種是自己餓死，做打靶場的餓殍。總到這裏，就使我不能不哭了。

我哭的時節，學生一來看我，說，『不要哭，不要哭！』同時將一塊狠重的木板，蓋在我睡的那個火鉢上面。蓋完就進去了。不過他這一進去，裏面好像就開了會議：

學生一，『那裏剩下的小狗，我還想將他弄來，你們贊成不贊成？』

學生二，『我以為還是不弄來的好！』

學生六，『不弄來，萬一被野貓啣去又如何呢？』

學生二，『我們那裏管得許多！』

學生三，『但我也想還是弄來的好。因為我們不看見則已，看見了自然就有忍不過的感情，明知弄來也不是辦法，然在現在最要緊的事，就是先把他弄來再說。』

學生一，『我的主張也是先弄來再說。』

學生三，『那麼我們就去弄他來罷！不過用什麼去裝才好呢？』

學生六，『我這裏有個布袋。』

他們說到這裏，就有開門的聲音，好像已有人出去。我曉得他們是爲着我妹妹的事情，心裏就異常歡喜。

再過約十五分鐘左右，門外街上就隱隱有一陣笑語聲到我的耳畔。仔細認那笑語聲是學生一和學生三的聲音。

學生三，『這些熱烘烘圓滾滾的小東西，真是一個完全無缺的歡樂。』

學生一，『到今天這個時候，我真信有上帝。我想假使沒有上帝，決不會創造出這樣可愛的東西。』

學生三，『他們的毛衣，比天孫所織的錦還要潤，他們的模樣，比無論什麼東西都可愛！』

學生一，『真也奇怪，只要這幾個小東西，就能夠激動了我們無限的熱情。』

學生三，『我真願意從此來提倡狗宗教，來奉這小狗做教主。』

這時節大門砰然一聲，他們已進來了。他們到了八疊席的房子，便說，『快解開布袋，快解開布袋！』同時我妹妹們在席子上亂爬亂跳的聲音，也出來了。我正狂喜，學生六已走到廊外，將我從火鉢中抱出，說，『丁東，丁東，你的姊妹也來了，你去和你的姊妹一塊玩罷！』

我到了八疊席的房子，我的妹妹們已經在席上跳舞，由是我便加入他們的跳舞隊中。不過當我們跳舞的時節，他們又開起會議來了。

學生六，『這些小狗真胖！ 胖得像圓球那樣圓！』

學生三，『這也是他的運命，居然會都來到這薔薇精舍。』

學生六，『這裏一共是五個。』

學生三，『六個！』

學生七，『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個呵六姊！』

學生六，『真的？』

學生一，『不錯！』

學生六，『你們是在打靶場第二格的堤邊捉到的呢？ 還是在別的地方捉到的

呢？』

學生三，『是在那小木屋裏面捉到的。 我們到打靶場的時節，以為他們必在堤邊睡着，就到堤邊來尋，因為尋來尋去竟尋不着他們的蹤影，就以爲是已被別人拾去；後來因看見了那小木屋，聊且作萬一尋得着的假想，由是便來到小木屋。

屋裏雖比漆還要黑，好像神靈的窟宅，好像蛇蝎的巢穴，但我們並不稍存疑慮；我們屏息鞠躬伸着在暗中摸索的兩隻手，向這小木屋的四隅摸去，摸了沒有，就又向中間摸去，正摸得着急，忽然聽得小狗的呼吸聲，好像是從地底出來，並且就在我面前，我們便知道這小狗是在屋中間的一個小窟裏面，由是便到這窟裏來摸；那窟的上面有一塊木板，只掩着窟的面積三分之一，我們摸着木板，從那缺口伸手進去，立觸着又溫軟又圓潤的小狗身上，喜歡得比獲得異寶還要喜歡；由是便一個一個的將他們抱出放在布袋裏面，兩步併做一步跑回來了！』

學生六，『你們馱着這小狗亂跑，幸而沒被警察看見，如果被警察看見，疑惑是贓物，那就麻煩了。』

學生一，『警察是沒有看見我們的，不過當我們走過前面冰屋的時節，那個眼睛溜圓的賣冰少婦，看見我們兩個人合馱着一個大布袋，飛也似的跑來，並且一路唏哩哈啦地笑着，噤哩咕嚕地說着，曾向我們送一道比電光還要閃爍的秋波。我

想在這戶塚町今晚不發出什麼謀財害命的案件便能，假使發生了像這一類的案件，這位送秋波到我們身上的冰少婦，定要向警察署告發我們，說我們是最有力的嫌疑犯！」

學生一學生三，正說得高興，那學生二忽然喊道，「老大！尿！尿！他

們在這裏撒尿了！」學生一看果然不錯，便拿起席上一隻破襪來擦，說，「這小東西真和小孩子一樣的不好伺候。」學生二聽了笑道，「你現在曉得是不好伺候麼？雖然，如果真留下了他們，以後的日子，那才真不好伺候呵！」學生一說，「不要緊，無妨！我已想得一個處置的方法了。神田的中國青年會，不是八月十五號要演一場戲麼？我們只要伺候到演戲的那一天，就不消再伺候了。」

學生五不曉得學生一這話是什麼意思，詫異道，「難道是宰了他給看戲的人吃？」

學生一笑道，「老五這惡魔式的口吻，實在難聽，這裏幸而沒有竹鞭，如果有竹鞭，你可真要挨打！我的意思是教那些閒着無事的小姐們，來伺候他們。因為

我們演劇的第一天，那些公使的小姐，監督的小姐，以及其他富商的小姐，自然是循例來看的。他們聞得可憐，錢又多得可憐，一個人養一個小狗，是很不費力的，我們將小狗送給伊，小狗既得了安身的所在，伊自身也可以得着歡樂，倒是一件一舉兩得的事情。至於用什麼方法，可以使他們接受，雖然是個問題，然而我也已經解決一大半了。我想儘八月十號以前，我們先設法將這些小狗訓練一番，使他到那時節能具一種博人歡心的技能，最好是能夠曉得遞信。他如果能夠，那麼我們就編一本『美麗公主之使者』的劇本，將歷史附會起來，說法蘭西路易十六世，大革命發生的時候，路易十六的姪女美麗公主，因為和國民議會的首領發生戀愛的關係，皇后瑪利安陀亞列地，要借英國兵包圍國民議會，捕殺這民黨首領，美麗公主力諫不聽，反被皇后將伊幽囚在梵爾塞別宮的水晶殿裏面。以後皇后慫恿路易十六派兵圍國民議會，事還未舉，而革命已起，王后同上斷頭臺，而革命黨首領因為戀愛美麗公主，被同黨疑是王黨之一，也將他禁錮在巴黎衛仙里堡獄中，更

到處搜捕美麗公主，欲俟捕得美麗公主，然後將他和公主同上斷頭臺。正在這節，忽然有一隊的小狗，同時救了公主和那民黨首領。原來美麗公主當被錮在水晶殿的時節，除了王后以外再也沒有第三人知道，王后留些吃的東西，穿的衣服，放在殿裏，便將各處的門戶都封鎖起來，並不着人看管；當禁錮的時節，美麗公主請求帶一個女僕，王后也不許，以後請求帶一隻狗，王后就許了他；那狗是一隻已經懷胎的母狗，在殿裏不久便生了七隻小狗；美麗公主就與這大小八隻狗相依爲命，以教育這些狗，爲每日的功課，後來殿裏所有的乾糧完全吃盡了，美麗公主抱着幾個狗大哭，那隻母狗忽然有所悟，便極力從殿裏的地下，鑽一個洞出去，陸續啣着果實進殿，來供給公主，并哺伊自己的兒子。如是又過約一星期，那母狗忽然渾身血淋淋地從洞裏進來對公主叫了幾聲，倒在地下死了。公主仔細看了一看，知道是被毒蛇咬傷中毒而死的，心裏更是失望，便抱着小狗哭；哭了一回忽然想起一件事情，隨拿起筆來，寫了七封同樣的信，畫了七張同樣的地圖，對小狗說

明一切，使七個小狗各啣一封信和一張地圖，從地洞裏出去，到那民黨首領的家裏。說也奇怪，這七隻小狗竟比人還要靈慧，居然隻隻都能照着地圖一直向民黨首領家裏而來。當小狗來的時節，革命軍正因風傳美麗公主藏在那首領家裏，又到他家來搜索，搜索間，見了這一隊小狗啣着信並啣着地圖，那信上又寫明這信是遞與民黨首領的，便將小狗所啣的信折開；折了一看，知道美麗公主和民黨首領並不是民黨的敵人，便一面打破水晶殿，放出美麗公主，又一面並將錮在威仙里堡的民黨首領也放出來，使他們結成愛情圓滿的伉儷。我們演到這裏，同時便派兩個長于辭令的女子招待員，抱着除了東以外的小狗，到那女賓席去遊說，先把我們特爲小狗唱戲的苦心，和那小狗能夠傳書遞簡的技能說明了，然後再請他們接受養育這小狗的任務；如果他們能夠伸出像要接受情人所贈的玫瑰花的手，或是像要接受證婚人所轉交給伊的證婚物，那麼這幾個的小狗，就都可以接受少女之愛，過他很安適的日子了。」

學生一說明了這個計畫，大家都狠贊成，學生三既自告奮勇，說等他做劇本，務必用最豔麗婉曲的文章，輸入最纏綿悱惻的情調，來打動那些少女的慈祥心；學生六并願在當日出來做遊說那些少女的說客。

他們表示到這裏，使我一個小小的心房，完全都被歡樂占據，我心裏還這樣假定：「假若他們就是那被禁錮在水晶殿的美麗公主我們就應該做那遮簡的小狗！」

六

我們歡喜到十三分，當然是要開幼稚園式的跳舞大會。於是我和我的六個妹妹，便在席上舉行無規律無節奏的自由跳舞。當我們跳舞的時節，學生三頗贊美我們，說我們的姿勢，拙得好看，那日本人的相撲，西洋人的格鬥的姿勢，已經拙到十三分，而我們的姿勢，就比他們還要加上一倍的拙。學生六并提議替我的六個妹妹行命名典禮。他這提議一出，各種不同的議論，也隨之而起，有主張用各

國京都，如北京，東京，倫敦，巴黎，華盛頓，柏林等命名的；有主張用中國古美人如王昭君，卓文君，謝道蘊，柳如是，蘇小小，陳圓圓等命名的；有主張用古英雄如項羽，忽必烈，亞歷山大，威林格爾，華盛頓，拿破崙等命名的，但結果大家都不滿意；最後還是學生六的主張占了勝利。學生六主張將象徵希臘武士精神的月桂，名我那長頰而穿斑黃衣的妹妹，喊伊做月桂花姑娘；將象徵法蘭西女性文明的百合花，名我那瘦削而穿白衣的妹妹，喊伊做百合花姑娘；將象徵英吉利美人顏色的玫瑰，名我那身材適中穿着黑衣的妹妹，喊伊做玫瑰花姑娘；將象徵日本熱烈的國民性的櫻花，名我那最活潑最短小而穿灰白衣的妹妹，喊伊做櫻花姑娘；將象徵中國富麗精神的牡丹，名我那最肥胖最圓潤穿着金黃衣的妹妹，喊伊做牡丹花姑娘，將象徵印度超人思想的荷花，名我那靜默不好動而穿着半黃半白衣的妹妹，喊伊做荷花姑娘。大家一致贊成，沒有一個人持異議，於是這命名典禮，也就此告

但命名典禮才告終，櫻花姑娘竟又在席上撒尿；學生四便說，『這櫻花姑娘該打！爲什麼這樣不客氣？』同時學生一拿起報紙來擦，也說，『照你這樣做法，我以後就不要睡覺了！』然學生一還沒把櫻花姑娘的尿揩乾，那玫瑰姑娘却又效尤起來；百合花姑娘更變本加厲，選了一塊最平坦的地方，屙出兩段矢橛。這一來不止別人對於我們生了厭心，連那最憐愛我們的學生一，也露出狠不愉快的顏色，說，『這又如何是好，我今晚難道真個無須睡覺！』說着就一面來收拾，一面喊下女取水來洗席。正在這時節學生二就提議依舊將我的六個妹妹，送回打靶場。學生四應一聲『好！』立將我的六個妹妹齊裝進布袋，喊一聲『滾蛋，』便和學生二同馱出門了。我唯一的希望，就只望那學生一或是學生三，學生六這三個人中間，有一個提出抗議的，但結果那三個人竟都默然無聲，而學生一打一個欠伸之後，還立將我依舊放在那火鉢裏面，說『睡罷！睡罷！我也要睡了！』

我才到那火鉢裏面的時節，還聽得他們鋪被掛帳的聲音，悉悉率率卸衣服的聲音

音，但只再經過一瞬間，就寂然無聞了。我想起我今宵要在離羣索居的痛苦中，渡這漫漫長夜，心裏異常難過，就想縱聲一哭，但我才哭了兩三聲，裏面就叱咤起來；他們的叱咤，固不似楚霸王那麼威猛，然而在我這出生不滿一個月的小狗聽來，就不免有雷霆不可侵犯的感覺；於是我就連縱聲大哭的權利，也不敢行使了。

不過我雖不敢行使縱聲大哭的權利，而我也不能就此完全緘口，所以我於被叱咤之後，依然要送我傷心的嗚咽，到他們甜蜜的夢裏。我一面嗚咽，一面並訴我的怨憤。我說，『黑暗了的電燈，關閉了的門窗，靜寂的夜，你們都來做我的證人罷！他們最初已許我有多少淚，便流多少淚；要哭多少，便哭多少；然而現在已不許我哭了。司生命之神，請你也來做證人罷！你所手創的一切生命，雖然一樣有血，有淚，有感覺，然而注在人類身上的血已冷了；儲在人類眼泡的淚已涸了；蟠據在人類腦海的感覺，也已死亡了。』不過我的話還沒有說完，那位親手拋棄了我六個妹妹的學生二，已經惱了。他起來開了電燈，一直來到我睡的所

在，左手從地上拾起一隻拖鞋，右手提了我，就將那拖鞋的鞋底，來打我的嘴。打到我連哭都不能成聲，然後才依舊將我放在火鉢裏面。他打我的時節，學生一在裏面喊：『老二，真可憐！不要打傷了，我看這小狗實在小，他連走路，都還走不穩呢！』學生二說，『自然，我決不傷他，只是不能不使他痛，因為他這樣不停不斷地號喊，實在使我睡不着，不打他幾下，那麼我們晚上就都不能睡了。』

七

當夜我就在薔薇精舍睡了。夜間我的心地如何悽愴，每當我嗚咽的時節，他們是如何的打我，那就只有上帝知道。到第二天清晨，他們起來了；他們收拾了鋪蓋，打開了廊前的木隔，那澄着清美的晨光，和那希望的象徵的綠色，就一瀉而入，不僅洋溢着他們的室內，就是我所睡的火鉢裏，也一時充滿了這可貴的光和色。學生一從火鉢裏將我抱出來，放在那花樹交柯的庭院，便自己去盥面；盥後記得我睡的那個鉢裏，已裝滿了屎尿，便先將我的被褥用水洗淨，放在瓜架上晒日

光；然後再將我本身放在水桶裏，替我舉行最尊嚴的洗禮。我受了洗禮以後，通身發抖，只想找一個比較溫暖的地方，來藏我的身，然而學生一却依舊將我放在庭院，要我在院中呼吸那清晨最清潔的空氣。

這時庭院裏的光和色，幾乎溶成一片，使我辨不清什麼是光，什麼又是色。我仰而不見天，只有穠穠的松柏杉榆，累累的豌豆絲瓜，蕩着溶溶漾漾的綠光；俯首不見地，只有已開花的蝴蝶，鳳仙，胭脂，海棠等花，已結紅實的辣椒，及尙未開花的菊花，業經謝去的薔薇杜鵑等等，浮出閃閃爍爍五色相間的波瀾。我雖不知道天上神仙的窟宅和那武陵桃花源的風景，究竟比這神祕的綠都還要清幽若干倍，但以我所知的貴族庭園而論，就實在都不如這裏之別饒風致。

他們在晨餐以前，一同列坐在走廊的旁邊，手裏拿着報，眼裏看着報，還有口裏讀着報的。當他們看報讀報的時節，廊外的花枝，簷下的瓜藤，半拂在他們的身上，好像要和他們並肩攜手，而不能躍到廊上的我，就只好望着他們出神。因

爲他們的十幾個腳，都垂在廊下，個個腳上都穿着一隻拖鞋，我便來啣他們的拖鞋，做我的玩物。不過當我才啣去三四隻的時節，他們雖不唯不怒，並且望着我笑，可是到了被我啣去七八隻，並且抱着這拖鞋現出貓兒戲鼠的神情的時節，他們就有點厭惡我的心；學生二便立刻穿起木屐，到庭院來追我，盡奪回我所啣去的拖鞋，並且又用拖鞋底來打我的嘴。

以後他們齊集八疊室中間進晨餐了。他們一面進餐，一面議論我的事情：

學生一，『我們恰好有七個人，以後我們每人一星期中間只要輪一天的班，那丁東就不愁沒有人伺候了。至於他吃的東西，我們可以將我們吃剩的給他吃；再不是就每人每日再捐一個銅幣給他。』

學生二，『這事當然要這樣辦才好。』

學生六，『飯當然是要給他吃的，這幾乎可謂不成問題；現在所成爲問題的
就是我們須如何教育這小狗。』

學生三，『依我的意見，可以用教育偵探狗的方法來教育他，將來就使他做偵探狗。』

學生一，『不如用教育獵狗的方法來教育他。』

學生二，『獵狗是有種的，要是猛狗種，然後才有成功的希望，不然就不免白費氣力了。』

學生一，『那麼偵探狗又何嘗無種呢？』

學生三，『其實，這事只須問我們的意見如何，不必問他是什麼種，因為當他這時候，正是伸開一片白紙請人自由下筆的時候，我們要他做偵探狗，他將來就不能不是偵探狗，要他做獵狗，他將來就不能不是獵狗。』

學生六，『這意見正和我相同，我也以為現在一切都不必問，只問我們願意將那一種技能給他。』

學生二，『你們倘以為不必偵探狗種，可以教他做偵探；不必獵狗種，可以教

他做獵狗；那麼你們要如何便如何就算了。」

學生三，「那麼我就主張教他做偵探狗！」

學生一，「我是富於登山興味的一個人，所以比較上喜歡獵狗。」

學生三，「你喜歡獵狗也罷，那麼我將偵探狗的技能教他，同時你也將做獵狗的技能教他就是了。」

說到這裏，關於我的問題，固然已有了結論，就是他們的晨餐，也已告終，於是乎學生一，便將一碗稀飯和一些麵包屑來喂我。這一碗稀飯和一點麵包屑，雖然算不得高貴的食品，雖然是他們飯後的剩餘，但我總要把他當做最高貴的食品，并把他當做是他們特爲我而節縮的；而此後的我，如果得着報恩的機會，其必須不辭赴湯蹈火來報他們的恩，也就成了一種不成文憲法中間所規定的一個原則了。早餐以後，學生二，學生五，學生七都出門訪友，學生四在他自己的室內，讀他的字典，那八疊席的室內，就只剩了學生一，學生三，學生六三個人。除學生一依

舊用那毫無節奏的日本語讀報紙外，學生三和學生六就並肩坐在廊上讀莎士比亞的戲劇。莎士比亞的戲劇，在我們日本，連那號稱研究莎士比亞專家時人稱爲「莎翁學者」的坪內逍遙，都不能徹頭徹尾弄個清白，又何況于我。那麼他們雖然對着我讀，我也只好終於不懂了。不過我雖不懂他們所讀的內容，而當他們讀的時節，却也覺得極有趣味。他們現在極愉快的顏色，極活潑的態度，用那珠圓玉潤的聲音，叶成了天成地平的諧調，好像是天上的和合二仙，合喝着美與愛的序曲。不僅能使我這有血的動物，感着最大的愉快，依我的推想，就是庭院中間無血的花樹，也必定會對着他們而微笑。至於他們自身的感覺如何，雖不易替他們設想，可是他們垂在廊外的四隻腳，竟不斷的搖擺，我就從這一點來推想，也知道他們的愉快，必定有非言語所能形容的地步。不過他們既搖着腳，不怕打而又善忘的我，就當然要走近他的腳邊，來啣他們的拖鞋。可是前次我啣他們的拖鞋，雖然挨打，這一次我又啣了他們的拖鞋，却不會挨打。我雖一隻又一隻地將他們的拖

鞋脚走，他們竟完全毫無感覺，直到最後我玩厭了拖鞋，將他去在花叢，又來到他們的脚畔，抱着學生三一個脚來吻的時節，他們才曉得拖鞋已經被我完全啣去。他們曉得拖鞋被我啣去了，再向院裏一看，看見那四隻拖鞋，恰好分布在東西南北四面的花叢中間，而我則在他們的面前，做出得意忘形的樣子，不禁都對着我大笑；學生三並對學生六說，『丁東動作如此敏捷，那麼他將來就一定可以做我們的偵探狗了！』他說完，便依舊讀他的莎士比亞，直到將近午餐的時候，才丟了書，穿起木屐到這密葉濃陰的庭院來散步。

他散了約二十分鐘的步，裏面喊用午餐的聲音，已經到他們的耳畔，他們於是便來尋覓被我啣去的拖鞋，想順便帶了拖鞋上廊，再去就午餐。他們最初以為我雖然啣了他們的拖鞋，必不至破壞了他，後來看見四隻拖鞋中間，有一隻已被我咬破了鞋頭，還有一隻，已經被我撕破了鞋旁，學生三便對着我說，『丁東，你這小東西可真不是好東西！你並不和我商議這拖鞋的價格，竟強買了，這豈不是硬使

我們做賠本的生意麼？」我聽了這話，心裏生怕他來打我，但是他却不打，說完了竟自去吃飯。

八

那天天氣極熱，正午尤甚，連這不見天日的薔薇精舍裏面，華氏表竟也升到九十一度。他們爲使熱度減少，不斷的用井水來潑院中的花樹瓜豆，那些花樹瓜豆受水後淅淅瀝瀝，大有雨意，他們頗引以爲快，我也覺得這確是一種消暑的方法。不過他們潑水的時節，往往故意對我亂潑；我走到那裏，他們也潑到那裏，潑得我通身比雨鴨還要濕，這就未免近於惡作劇了。但他們也不僅對我是如此，就是對於自己的弟兄們，也時時互相潑水，甚且潑得滿身都是水，比潑我還要淋漓盡致，那被潑的人，也都不以爲怪。

晚餐過後，他們都去洗澡，洗完了，就要到諏訪之森去飲冰，學生一主張將我也帶到諏訪之森，但學生二恐被警察捉去科以漏稅之罰，就極力阻止，不過學生二

雖極力阻止，贊成帶我去的却占多數，因此我也得追隨他們而到那諷訪之森。諷訪之森距薔薇精舍只有二十丈左右，雖不是大規模的森林區，然而中有長松茂林，老藤，豐艸；前有可以垂釣的小池，後有數椽的鬼廟。鬼廟之旁，并有一所冰店；如果到那裏徐啜寒冰，坐觀垂釣，靜聽松濤，就可以享一時的清福。

他們到了森中，先在那長松蔭中，繞行數匝，然後才進了冰屋。冰屋左邊，有個藤花亭，是用柔藤盤成的，亭頂以及亭的左右前後，都蕩蕩漾漾地流着翠翠的清漪，身入其中，大有夢遊水晶宮的感想。亭中間設一圓桌，椅恰好可容七八人，好像是專爲他們而設的。他們坐下了，就來了一個少女；學生三問那少女，『今天有冰沒有？』少女笑着說，『今天有冰了，今天天氣雖然極熱，到這裏飲冰的客也極多，可是我的母親昨晚特向冰公司討個情面，請他今早多賣給我們四貫（每貫合中國六斤四兩）的冰，所以這時候就還有很多的冰，等諸位來吃呢！』學生三聽得少女說有冰，就說，『那就再好沒有了，我們在晚餐以前，都沒有空工夫

來吃冰，到了晚餐以後，我們有空工夫，而你們的冰又往往早已賣盡，這豈不是很敗興的事情罷？今晚有冰好，我們索性吃一個飽，就請你將葡萄，玫瑰，香蕉，蘋果，蜜柑，櫻桃，檸檬七種的冰，每種送兩杯來罷！」少女笑着答應了便走，走的時節，自己雖屢屢翹着指頭數那冰名，然而到走近了他母親的身邊，已經把七種的冰名忘記了一半，便又笑着走來，說，「剛纔諸位所要的冰，除却葡萄，櫻桃，香蕉以外，還有什麼呢？」學生二說，「你這人記性真好，我們要七種，你竟忘了四種，現在請你記清，我們要的是葡萄，玫瑰，香蕉，蘋果，蜜柑，櫻桃，檸檬這幾種，不要再忘記了。」

學生二說完，少女雖依舊有點不清白，但因為不便再請他們重述，由是便勉強答了一聲「是，」逕奔到他母親那裏，以後還是他的母親自己又來問了一遍，這才弄個清白，次第把冰送到這亭裏。他母親把冰送完了，因為閒着無事，就來和他們閒談，最初談的不過是「天氣很熱」這一類的話，其次就說到冰的問題，他說，

『這幾年以來，日本人益發喜歡飲冰了，現在極大的製冰公司雖然有好幾家，每日製出來的冰，也不下五六十萬貫，可是沒有一天是夠賣的，我們到那冰公司買冰，比向他們乞食還要困難，所以往日我們每每只賣到下午一點鐘光景，就無冰可賣！』最後他說到他自己的女兒，『我的百合子，上半年已完了高等小學二年級的功課，但下半年就恐怕不能再讀書，因為我們實在不能沒有一個幫忙的人，伊不讀書，就可以幫我們的忙，如果要讀書，我們每月就必須花二十元錢去請一個下女，請了一個下女，我們便不能儲蓄一個錢了。』

不過百合子的母親，雖然叨叨絮絮的說，他們總是無所感動，只管飲他們的冰。因為我在他們的脚下，糾纏不休，有時拘着他們的腳來接吻，有時來咬他們的皮鞋，學生三便說，『我們飲冰不給丁東吃，難怪他要咬我們！』隨即一手提起我，一手將一羹匙浮着淡綠色的香蕉冰，灌到我口裏。我被他這一灌，灌得齒寒舌僵，幾乎連知覺都失了，然而他竟沒有絲毫不忍的心，望着我一笑之後，并對

那百合子的母親說，『你看這小狗好不好，這小狗是我們昨天從打靶場裏拾來的，現在已將他名做了東，他很聰明，很活潑，我們極喜歡他，我想你的百合姑娘也必定喜歡他，因為伊前幾天在前面釣魚池的旁邊，看見了一隻小狗，那小狗還不如我們的丁東好看，他還抱着接吻呢！』百合子的母親聽了，一面撫摩我，說，『真是一個好小狗，』一面又喊百合子要伊來，喊了兩聲沒有回答，便對他們說，『我的百合子大抵是不好意思出來了，伊因為諸位說的冰名，一時總記不清，自己覺得可恥，所以冰也不送，人也不出來，這真是難伺候的一個小孩子呵！』

他們吃了冰，付了錢，看見太陽已沒了影，便出了藤花亭，復回到長松的下面。學生三提議舉行『過城門』的遊戲，大家都贊成他的意見，七個人便攜手排成一圓陣，彼此依次通過那用手做成的城門。他們一面遊戲，一面笑，我也跟着他們跳躍。雖然天際已起了重重的烏雲，示人以將雨之兆，但他們則似乎完全沒有看見。以後他們遊戲倦了，個個就列坐在地上談心：

學生三，『這等於彈丸的諏訪之森，竟成了我們夏季生活之一部分，並且有可使我們回首而惘然的可能了。他不知羈住了我們多少的遊蹤；留下了我們多少甜蜜的記憶；鎖住了我們多少磅礴的英氣；並供給了我們多少愉悅的歡樂！』

學生二，『我想不懂這地方，凡是類似這地方的，將來都可以成爲我們迴憶的資料。我們現在正在這清幽佳麗地，合唱着威伯耳 (Karl Maria von Weber) 的歡聲序曲 "Jubel overture"。因爲我們正在少年，我們的靈魂繫住了「青春」，我們的感官儲滿了豐富的熱情；我們的蓄音之機，能發出和諧玲瓏的聲調；所以能在這些清幽佳麗地，合唱這美妙的歌曲，自己也感着最大的愉快。一旦青春老了，豐富的熱情凝冰了，玲瓏的蓄音機破壞了，那時便是到了清幽佳麗地，自己已不能和人合唱那種妙曲，只好讓他人來合唱；這一回想當年在舊遊之地，和舊時少年的伴侶如何的攜手高歌，歡樂無極，那就不止不能不迴憶到這些清幽佳麗地和此日共遊之人，并且要生無限的感慨了。』

學生一，「老二這孩子，未免太少年老成了。爲什麼無緣無故說這些使人敗興的話！」

學生二，「這或許是我神經衰弱的緣故，也未可知。我總以爲人生總是由幼稚而成長，由成長而老成，由老成而凋落的。」

學生一，「據你這一說，那麼，人生所經過的階級，就只有四個；第一級是投到母親的懷裏，第二級是投到情人的腕裏，第三級是投到老病的漩渦裏，第四級就一轉直下，投到那沉默的墓裏。可是這實不盡然！要定你的論斷，能不能成立，就要問你所說的是什麼人？如果你是指那些除却飲食男女以外更無所經營的人，那麼你的斷語，就可以成立；假若你是指着一切的人，那麼就不免稍失之武斷；因爲人之中的確有一種超人，決不是可以一概而論的。」

學生二，「你所說的超人，是不是指所謂奉尼采主義的一流人呢？假定你是指這一般人說，那麼試問你，他們難道就不經過這幼稚，成長，老成，凋落的四階

級麼？」

學生一，『我所謂超人，並不專指那尼采。我是遍指那一切除經營肉的生活之外，還能經營靈的生活之人。我相信凡能經營靈的生活之人，他必無須經過那四個階級。』

學生六，『我的意見也完全如此。我不止不願知道老病，凋落是什麼東西，我並且還不願知道成長是什麼東西。』

學生二，『你們無論如何說法，我總不信有人可以超過我所說的四階級，而自然的存在於世上。』

學生一，『我以爲你所說的或且是專指了東而說罷！』說着就將我抱起投到學生二的懷裏，笑着向我說，『了東，你聽！我們的老二，正在這裏斷定你所已經過及你未經過而必須經過的四階級咧！』

學生二被他這麼一說，知道再爭也爭不出什麼好結果，便笑起來，說，『算了

罷，我們不要爭了，天氣這麼熱，這諏訪之森今晚又偏偏尋不出一縷的風絲，我們還是到那打靶場納涼罷！」說完，立起身來，正將我遞給學生一，準備要走路，忽見天空已被重重的烏雲，完全遮住，連半點的星光也無從尋覓，便說，『雨，雨恐怕立刻就要下了！』大家最初因為玩得高興，辯得熱烈，都不注意到天色，被學生二這麼一說，這才來看天色；一看，天上正佈滿着烏雲，就異口同聲，齊喊，『回去！』『回去！』

九

他們喊一聲回去，就拔起步來，向薔薇精舍而狂奔。學生一因為要試驗我的脚力，就將杖放在地上，要我拚命來追他們。我最初雖然已決計去追他們，但追了幾步，知道他們那種只好用在百碼競走的步驟，一定會使我有望塵莫及的痛苦，就趕緊變計不去追他們，而回到諏訪的森中。那時森中雖因為天色不好的緣故，並沒一個人到裏面遊玩，然而曾經撫摩過我的那位百合姑娘的母親，和那記憶力不

甚好的百合姑娘，却正忙着收拾他們的冰肆。我因此便走到他們那裏，向他們搖尾乞憐，請他們收容我。說也奇怪，我剛向着他們搖尾，百合子的母親便說，「這豈不是剛纔那幾位中國學生所帶的狗，爲什麼他們走了，這狗竟不跟着他們走呢？」并喊他的女兒，「百合子！你先把這小狗抱到我們家裏，放在玄關（門內放鞋的地方）底下，再來幫着我收拾，收拾完了，若是下雨，便等明天再說，如果不下雨，你就立刻送回薔薇精舍給他們。」那百合姑娘，也立刻照他母親所吩咐做去，將我送到他們的玄關裏面。

牠們的玄關裏面，雖只有幾隻木屐和幾隻艸屨，可以做我的伴侶，然而送我到玄關裏的百合姑娘，既匆匆而去，我也只得和這些木屐草屨，暫結一時的金蘭契了。我既和這些木屐草屨，暫結一時的金蘭契，自然不能不表示親愛的意思，於是我便抱起這些木屐草屨，和他跳舞。以後百合姑娘的母親來了，看見我正抱着一隻草屨跳舞，便罵道，「你這蕪畜生，爲什麼竟把我的木屐，草屨，亂丟，亂

咬！』罵着，恰望見門上有一把小麻繩繫在那裏，於是便解下一根麻繩，將一端縛住我的一隻腿，又一端繫在門後的鐵釘上面，使那鐵釘牽掣我的動作。

我被縛約半點鐘光景，那位百合姑娘也進來了。他看見了可憐被縛的我，立刻解去我的縛，抱到他母親的室內，撫摩了約五分鐘，并給我一塊餅乾之後，便又抱着我送到薔薇精舍。』

那時學生一正臥在在八疊席的室內，百合姑娘便將我送到他的室門口。我看见了學生一，一躍而到他的身邊。他看見我，異常驚詫，再看百合姑娘又站着他的門口，就問他，『這小狗是你送來的麼？』百合姑娘答應了，并略將經過的情形告訴他，他這才明白過來，向百合姑娘道謝，并抱起我來撫摩。

學生三學生六原在第四室讀書，聽說我又回來了，也來看我，并要百合姑娘詳細說明我剛纔所經過的情形。以後百合姑娘一五一十地說一遍去了，他們就把我剛纔的經過，當做一種奇蹟。

學生一，『我回頭去尋他的時節，幾乎不論什麼地方都尋到了，獨獨沒到秋葉庵的冰店；因此便以為他是已經遇難了。』

學生六，『據你回來說，尋了半天，連影子也不看見，只看見一個警察匆匆忙忙要向小池那邊走去，並且手裏似乎提了一個包袱；我正想，他這時或且已被警察打死，不料現在却回到我們的家裏，這真要算一個奇蹟了。』

學生三，『我因為你們斷定了東這時節已到了天堂，所以特地將巴哈 (Johan Sebastian Bach) 的聖馬太遇難 "St. Matthew Passion"、聖約翰遇難 "St. John Passion" 兩曲來讀，正想別闢一個門徑，再創一曲『聖丁東遇難』，可是現在……』

學生六，『不過照你們兩個人的行徑，來斷定了東的運命，也終有使他遇難的一天，因為你們這種任性的好奇與冒險的行動，無論如何，他總有一次做你們行動之殉難者，這是可以預先下斷語的。』

學生三，『我們以後不帶他出門就是了。』
他們說到這裏，談鋒又轉到別的地方了。

學生六，『今晚天空總是這樣密雲不雨，真令人難過！』

學生一，『我想這必是造物主缺了肉食，預備將我們蒸熟，來滿足他的食慾的緣故。』

學生三，『可是你們何不聽聽外面，外面嘩喇嘩喇，這不是雨是什麼咧？』

學生六，『不要神經過敏，那是對過人家在井旁洗衣的聲音。』

『我不信，』學生三這樣說着便到廊外來看天色。他看得天色已經開了一

半，有雲的空中雖然狠黑暗，然無雲的天空，就異常清朗，那介於有雲無雲中間的星點，還流着若隱若現的光輝，自己笑道，『那裏下什麼雨，簡直連雲都開了一半呢！』以後他又看見那瓜架上面，漾着碧油油的光波，立即轉過身來，將我抱出廊外，逕送到瓜架上面，說，『丁東，只有你的福最多，只有你可以消受這睡在瓜

架上面的清福！』

我被送到瓜架上面，最初覺得涼爽之氣四溢；到也優遊自適，但以後腳踏着瓜架，十九都落了空，那瓜架並且有搖搖欲倒的形勢，就不免露出登高怕險的態度了。當我露出登高怕險態度的時節，學生三大笑不止，並連喊在裏面的人快到廊外來看，這已使我異常難堪；後來學生一以降陸續來到廊下，個個都望着我笑，學生七并力搖瓜架，使那瓜架顫動，就更使我心胆俱寒。我急了，知道除對他們搖尾以外，再也沒有方法可以引他們的同情，於是又搖起我那慣向人前搖的小尾。不過這次我就不免白費搖尾的氣力。因為我搖尾的時節，學生六雖然極力主張將我抱下，那與會淋漓的學生三，却說要再等五分鐘來抱，而我則不能支持到三分鐘，便失足而跌到地下了。我跌了，學生三雖似乎發了一點不忍之心，極力撫摩我，并抱到燈下驗看有沒有傷痕，然而我經過這一跌之後，我的胆已經震碎半個，我對於他們的信任心，也不能不減少一半。

十

再過五分鐘，他們拿一塊抹了牛油的麵包給我，依舊請我睡在火鉢裏面，他們自己也次第的睡了。我在那放在沉鬱焦熱的廊角的火鉢裏，實在有睡不着的苦，極希望能夠跳出火鉢，到火鉢外來睡，但我却沒有力量足以排除蓋在火鉢上面的木板，因此便始終不能不在這火鉢裏面，苦度那漫漫的長夜。我以爲以我新離慈母懷抱，新與同胞姊妹生別的小狗，獨宿在如此僅容一身的火鉢裏面。來度這漫漫長夜，結果之必傷心而痛哭，自是情理之常，那些具有相當智識的中國留學生，今宵必許容我縱聲一哭；然而那些學生們，竟完全沒有同情心，他們不僅不許我縱聲一哭，並且不許我發出雖不甚放縱而亦足擾他們夢寐的哭聲；我不哭則已，我如果要哭，他就不惜用舉鼎拔山的大力，痛打我這毫無抵抗能力的小狗。最初我對於他們這種的暴行，憤懣的熱潮，幾乎達到沸點以上，自己想，『你們之不能不打既好像我之不能不哭，那們你們要打多少，就請你們打多少，我要哭多少，也讓我哭

多少罷！」由是他們無論如何打我，我總不肯忍着我的眼淚，咽下我的哭聲。但到了夜半，我再三思維之後，知道我挨打事小，而屢屢勞他們費力來打，萬一他們的拖鞋打爛，或是他們的手打得發熱了，那種大責任，就不是我這微弱小動物所能負擔；於是便決計甯可使我自己因吞聲忍泣，而戕賊身體，決不令他們因打我而傷手或是因打我而傷及拖鞋。

不過我雖然能使我的眼淚逆流，使我的哭聲不發，而免起鵲突埋在我心坎最深處的哀傷情緒，却仍無從抑制。我時時思念我的母親和我的妹妹，并時時懸想我自身將來的境遇。雖我的本意極願祝我的母親和我的妹妹，永遠健康而愉快；并祝我自身得享最大的幸福，但我的判斷力，却時常詔我以悲慘之言語，我的判斷力好像對我說，『丁東，你的母親遭了這次劇變之後，縱不發狂，也要罹傷感病；你的六個妹妹縱不完全死於非命，至少也有一半是不得其死所的。至於你自身的將來；也未必有什麼福祉，那些中國的學生，個個都有點像惡魔，今天你雖然受了兩

次危險的試驗，都幸而得免一死，但明天以後，你還要去應比今天更危險的種種試驗，你縱是金剛百鍊之身，也保不定不磨折，何況你並不是金剛百鍊之身咧？」

我那晚直到東方將白的時節，才朦朧睡去。當我睡去的時節，確有淒淒切切的雨聲，深入我夢裏，幾乎把我一片結着無限憂愁的心，都震破了。我在這雨聲中，做了無數次不祥的夢：第一次，我夢見有一羣極勇敢的人，各執着刀杖，力追我的母親，說我的母親是瘋狗，結果我的母親竟死於亂棒之下。第二次我夢重遊打靶場，最初從遠處望見場內小木屋的旁邊，有幾張犬皮和一把犬骨，堆在地上，已疑就是我妹妹們的遺骸，後來走到面前一看，果然一點也不差。第三次我夢薈薇精舍的學生們，因為要博一個小孩子的歡心，竟將我用繩縛起掛在這院裏榆樹的樹杪，後來枝折繩斷，我也跌死了。這些妖夢雖然是疑慮的結晶，與事實絕對沒有關係，但既做了這些夢，就不能不因此而加增若干幻想的悲哀，恐怖的暗示。從此我的心境，也又多了一叢的荊棘。

可是那不愉快之夜，當他來的時節，雖驅之不去，當他要去的時節，却也留他不住；我剛做完了幾個幻夢，那為地球加冕的晨曦，已將黑暗之夜由東半球驅到西半球；而心地惡劣已極的我，也就從那晨曦中間，得了不可思議的安慰。我覺得我自己是死過一次而復活的。昨天的我，雖然已陷於失望的漩渦，而今天的我，則已從這失望的漩渦中間，拔起已失的足，向着那大有希望的前途而狂奔了。

十一

那天他們起的特別早，起來臉也不洗，就帶着我出門。最初我不知道他們究竟爲着什麼，以後到了戶塚打靶場的堤上，才知道他們原來是爲着看霧中的富士山而來的。據他們說，在這個時候來到堤上可以望見富士山，富士山頭千年的積雪，浴在晨光中間，便現出非紅非紫非白非黃的顏色，好像潑着脂脂水，又好像是一個美人頭上遍插着美麗的花枝。有時山上生白雲，那就更好看，那白雲之窈窕輕盈，固不可以言語形容，其變幻無端又恰像美人之梳曉鬢，只要立在那裏佇看一秒鐘，

都勝過坐讀宋玉百篇賦。不過那天不曉得爲着什麼緣故；他們竟望不見富士山。他們因望不見富士山，有的說，大約是今天霧重的緣故，有的說大約是富士山前正下雨的緣故；結果，就商議再到戶山原去看叢林的曉烟。

戶山原在戶塚打靶場之西，相距約一里，面積極廣，森林極多，原是陸軍練兵場，但學生把他做運動場，貴族把他做跑馬場，附近的居民，也把他當做一個公園。原中除有幾塊地方專爲跑馬及學生運動之用的沒有草以外，其餘的地方，不列着葱葱鬱鬱的茂林，就鋪著芊芊縣縣的豐草。當天因爲天將黎明的時節，曾下過微雨，將那茂林豐草洗過一遍，那些茂林豐草的綠光，便分外覺得耀眼。但太陽的紅光，已從附近的高原超到此間的林梢，叢林中間雖仍藏着少許慰安色的黃烟，而去他們所希望的程度，已稍遠了。他們見了這個，學生三便說，『可惜今天我們來得太晚了，如果更早一些來，趁着叢林的棲烟完全沒有睡醒的時節，鑽到那叢林中間，就簡直可以不用布蔽住眼睛，都可以舉行捉迷藏的遊戲；遊戲倦了，

每人還可以捏着一把烟，回去當晨餐呢！」

他們在那裏散了約二十分鐘的步，便想回家就早餐，因此又帶着我向東而行。行到將離戶山原的時節，學生一看見前面有陸軍新挖的一道長壕，壕受雨成溝，水上還有一道不滿三寸長的小舟，正向南而流，便喊大家來看；大家看了，都說，「這必是誰家聰明而可愛的小孩做的事情！」不禁都駐足溝旁；學生六并捉住這小舟，就在溝旁摘幾朵野花載在舟裏，使他成爲滿載好花的花船。我看了這個花船，覺得實在奇怪，便對着這花船，吠了幾聲。我吠了，他們都笑起來；學生一就說，「丁東，你大概是想借這艘的船，載你去尋覓你的天外愛人罷！雖然，這艘船太小了，你如果真要坐船，那麼就等我給你一個大的！」他說完，便向左邊的叢林走去。不久他拾得一根長約一尺，寬約四寸的圓木樑，將這木樑放在溝裏後，便捉住我，說，「丁東，你的船來了，你可以乘長風破萬里浪了。這壕好像可以通亞保羅王國女王之御苑，你這一法，伊或者會向你求婚，也未可知！去，

你可暫去，等你思凡的時節，再回到這裏，當然不算遲。不過那女王御苑的仙花，你回的時節，一定要滿載而歸，拿來分送我們，這一層可千萬不要忘記了。」

說完便舉了我，要使我坐在那木槓上面。不過我對於到亞保羅王國遊歷，雖不情夢寐以求，可是如果要坐在這圓溜溜的木槓，然後才可以動身，那就也不是愉快的航行，因此我便極力掙扎，不肯腳踏木槓。但我雖不願意腳踏木槓，那學生一却硬要我腳踏木槓，我也只得踏了。我的腳踏到了木槓，學生一便放了手。他放了手，那圓溜溜的木槓也翻了一個轉身，於是我就反被木槓壓倒在水裏。我怕被水淹死，就抱着木槓亂滾，以為是可以滾到木槓上面，不料那木槓竟只能跟着我滾，却不肯將我載起；我急了，便丟開木槓，自己來泅水。我雖對於水泳學絲毫都沒有研究，然因遺傳的關係，我的水泳技倆，幾乎比那研究過水泳學的還差勝一籌。所以當我在水裏遊泳的時節，他們都拍手贊美我，學生三并說，『這應該獎他一個大銀杯。』但我的水泳技倆雖不弱，而我的年齡則過於幼稚，實在沒有

持久的能力；因此那長不過二十丈的一個壕，我竟不能從頭泳到尾，只到得半途，便沉淪下去。我沉了，雖然學生一和學生三即起來竭力施救，兩個人都脫了靴，涉水來撈我，將我撈起放在岸上，可是我的腹內已裝滿了無源的醴泉，周身的血管，也幾乎完全凝冰了。學生一見了這情形，知道如果不早使我能得一點煖氣，我便會走到亞保羅王國，於是立將自己的白色上衣解下來，將這上衣裹着我，一直奔回薔薇精舍。到了薔薇精舍，他又將那挂在壁上的破衣破褲取兩件下來，把我重重裹起，放在廊上取煖。

我的血管最初本已凝冰了，以後從他們的破爛衣服中間，得了一點煖氣，才漸漸地流動起來。如又是經過了約一小時，我便完全脫了危險的時期；但腹內的水，却依舊脹滿了我的胃囊；一直到那天晚上，經過了幾次的嘔吐和排洩，才完全鬆快。

我遭了這次大厄之後，他們待我極厚，直到第二天午餐以前，他們幾無處不假

我以辭色。中間我嘔吐了數次，排洩了數次，他們當收拾的時節，都毫無怒容；晚間我曾縱聲痛哭了幾次，他們也不會打我，並且還來撫摩我。還有一層，他們給我的食品，也完全比他們自己吃的還要好，還要豐富。

十二

第二天午飯以後，在他們眼中遇難的我，已完全恢復了健康；他們對我的同情，也漸次低減。那天天氣不甚佳，空中滿佈着黯淡的浮雲，和懶惰的雨絲。他們都覺得不甚舒適。學生一最初想寫一段新聞，寄回中國，然剛寫了幾句，便搓做一丸擲在字紙籠。學生三想編一個劇本，但剛拿起筆來，便覺得疲倦，畢竟也擱下了。這時他們似乎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從晝寢中尋覓他的歡樂，一個是和我一塊遊戲。果然，他以後便和我一塊兒遊戲了。學生三說，「丁東，我們要特任汝做遞信大臣，你可以充分發揮你那活潑靈敏的天才，替我們遞信！」隨拿了一封信，教我遞給坐在他對面的學生。本來這種短距離的郵傳

事務，並不是困難的事業，我雖然愚拙到十三分，也還能勝任愉快，不過他要硬把咫尺之地，看作遠隔重重山重重水的「天涯」，教我傳這兒戲的書柬，也就使我生「多此一舉」的感覺，我由是便不接受這種的使命。他因我不接受，拿起米突尺當大鞭，打我三下，說，「蠢東西，爲什麼只曉得吃飯不能做事！」并警告我，「這三鞭是第一次最輕的罰，下次再如此，那就非重罰不可！」我最初以爲他是和我鬧玩意兒的，就不理他，他第二次將信交給我，我便將他撕做紙條兒。我這一撕，他急了，捉着我飽打了一頓，說，「我對你的希望，今天真要宣告斷絕了，我預備了很好的東西要給你吃，你也沒有消受的福氣了。」到了這時節，我才知道他是真要我遞送那兒戲的信，我如果始終不送，他必加我以刑戮，所以當他第三次再教我送信的時節，我就勉強替他遞給學生一。我遞了信，他異常歡喜，立刻賞我一塊麵包和一塊牛肉，說，「丁東，你真聰明，你這一來使我已死的希望復活了。」隨又給我一封信，說，「你現在可以再用你的聰明，來果行你的使命，這是

我們綠衣國的芭蕉王子寄給紅葉國薔薇公主的信，你要冒險傳遞，不論前途有幾重高山，有幾道流水，有幾座雄關，你都要想個法子走過去。至於那紅葉國與我們綠衣國的距離，就介于咫尺天涯之間，並且他的國都，有特別標誌，那裏有一樹紅葉，和無數的苦瓜藤，苦瓜藤下垂着無數或綠或紅的瓜，你也已經到過好幾次了；現在你可以用你的記憶力去尋覓。尋着了，便將這信遞給剛纔還在我們殿裏吃午餐的那位薔薇公主，再回到這裏覆命領賞。」我因為才領了麵包和牛肉還沒有吃完，他偏又給我一封信，教我替他遞給薔薇公主，心裏有點不耐煩，便只顧吃我的麵包牛肉，將他的信，丟了一邊。以後他催我再三，我不能不遞，而又不願遞，於是明知他這封信是要交給學生六的，却故意把他錯交給學生一。他看見我把信交給學生一，以為我誤認了人，含笑罵一聲『蠢東西，』又取回原信指着學生六的住室，教我再遞。我一想，『你這芭蕉王子和薔薇公主，本來是跬步不離的，形式的距離上既絕對密邇，精神的距離上，又沒有半點的隔閡，那裏還有用書信達情

懷道思念的必要？」於是就率性將他的信，當作麵包咬個粉碎。我把信咬碎了，他就捉住我和我算帳，雖然他並沒有短欠我什麼東西，但他却硬說我還欠我十二鞭，立刻就要把這十二鞭還我，以後還是從那紅葉國出來飽蓋薇公主，覺得我的皮肉，還禁不起十二鞭，替我說了幾句好話，他才只還我三鞭，并准我再回到廊外休息。

我到了廊外，他們便商量買點酒肉來消如此陰鬱的秋日，但商量了約半小時，還沒有得到結論。其所以沒有結論的緣故，却只爲了飲酒過雨天的題目，不大正當，必須尋出更好的題目，然後才能鼓起大家的興味，使這次的飲酒，成了大家歡樂的飲酒。他們如此又討論了一回，學生一便道，有了有了，老六昨天晚上不是說今天要吃麵麼？伊昨晚忽然有這種提議，大約今天就是伊的生日，我們爲什麼不就此來賀蓋薇公主的千秋節呢？學生二聽了，便問學生三，『芭蕉主子！這可是真的？』學生三正要答應，但學生六却笑道，『不許說！我們不告訴他

們！』於是學生三就含笑不答，以後大家雖極力催他答覆，他也只說一聲『不知道！』學生二聽了不知道三字，狠是高興，便說，『那麼今天就千萬確是薔薇公主的千秋節了！』說着便和學生一同撐起破傘要出去買酒，學生六雖極力辨白，說今天不是伊的生日，然而他們兩個人却一直出門去了。

不久他們買了牛肉，豬肉，麵，酒等回來，便七手八腳從事割烹，弄得天都黑了，這才將那些東西煮熟，端了出來，傾了酒，舉行賀讌式。當他們齊舉起賀杯的時節，學生六笑道，『今天可不是我的生日！』學生二說，『今天就不是你的生日，我們也要硬說你的生日，何況還正是你的生日呢？』學生二正說着，忽然聽得門外有人問訊，便說，『這必是那位王學士，來找我的。』學生三聽了着急道，『他這一來豈不是又要和老大開辯論大會麼？』學生一說，『不要緊，不要緊，今天薔薇公主的千秋節，我正找不着唱戲的對手，他來了便好，我可以唱一齣罵曹操了。』正說着，他已進來了，大家請他寬衣吃酒，他一面寬衣，一面問『

爲什麼飲酒？」大家雖齊聲說，「沒有什麼事，」他仍不相信，一面坐下，一面又問「究竟爲什麼？」但大家依舊不理他，他也只得飲那莫名其妙的酒了。正飲着，彼此的談鋒都擬到生活問題。同時學生一和這位王學士的論戰也就開了幕：

學生一，「東京的生活費，實在使人頭痛，我們無論如何省儉，每月也要六十元才夠生活。」

王學士，「你們還好些，尤其是我們最痛苦。」

學生一，「爲什麼你們就比我們不同呢？」

王學士正要答應，學生四接着說道，「這是自然的，因爲他已經是卽補的學士，同時又是前任湖南財政廳長的少爺！」

王學士，「這雖不盡然，但生活與身分究竟也有一點關係。」

學生一，「原來卽補學士和少爺的生活，是與平常百姓不同的，那麼如果成了博士，或是自身做了財政廳長，却又如何呢？」

王學士，『何必拿我開玩笑呢？』

學生一，『我不過是發疑問，那裏敢和什麼學士開玩笑，可是你如果一定要說我和你開玩笑，那我也只得聽大學士大少爺的便了！』

王學士冷笑一聲說，『好！』

學生一，『好就好，不好就不好！』

學生二，『老大真有點神經病！』

學生一，『有神經病好，沒有神經病也好，這都不關閒人的事，閒人只要小心不要燃了我的心火，我雖有神經病，也發不到他的身上！』

王學士聽了立起身來做出要打架的樣子，說『那麼對不住！』

學生一，也立起來道，『難道要打架？』

學生二左右推開兩個人，說，『何必，何必，大家都是好朋友！』

王學士氣忿忿的說，『他也不打聽打聽，我老王是什麼人！』

學生一，冷笑了一聲，『好，這句話，真是好下酒物！』便引滿一杯酒，吞了下去。

王學士指着學生一，『我看你真可憐，又沒有錢，又要留什麼學，一身破爛的衣服，徒徒污了中國學生的面目。』

學生一笑起來說，『那麼我恕你了，你原來不曾受過半點的教育，因為假使你真受過了教育，你就曉得像你這樣的人，才真正可憐，至於像我這樣的人，那就只是可恨，因為你只知道好的衣食住，可以誇人，而我們就曉得好的衣食住並不足誇人，並且反而用不好的來誇人了！』

王學士聽了正咬牙切齒做出猛獸想喫人的樣子，學生二已將他拉出門外，說，『你還是回去罷！我今晚有空就要來訪你！』

這位即補的學士走了，學生一又引一大杯吞進去，說，『今天雖然罵得不痛快，可是這位飯桶學士，此後就決不敢再到我們這薔薇精舍，我們世外桃源的計

畫，也漸漸地可以成功了。」學生二笑着答道，「他就不來，別人呢？」學生一說，「不怕，不怕，來一個搵一個，終久他們是都要絕迹的。我和任何人都沒有仇，只是我近來絕對不喜歡和一般飯桶衣架們周旋，所以無論什麼人，不要到我的宮殿則已，到了我總要設法驅逐他，省得心裏不愉快。」

學生一說到這裏，還想發揮他的孤憤，可是大家都以為發揮病的個性，實在不是很佳妙的事情，便極力勸他的酒，請他不要發無意義的牢騷。他喝酒喝得高興，就把什麼牢騷都忘記了。以後他看見我蹲在他的身邊，便說，「今天薔薇公主的千秋節，我們都行過賀禮，你呢？論理你也應該來賀了！」隨將我抱起，教我向薔薇公主行三跪九叩禮。禮終，學生三異常高興，立將我抱住，拿起小半杯葡萄酒灌我，說，「這是薔薇公主賜你的酒，請你喝個醉；可是以後我如果再有信給薔薇公主，你就應該恭恭敬敬的遞，不能再玩忽使命了！」將美酒飲我，固然不能不感謝他的美意，不過我生來不知酒味，被他這一灌，就灌得唇舌一齊麻木

不仁，好像飲了猛烈的毒劑。因此我又只得拚命逃到室外。我逃了，他們便大笑起來，學生一仍舊將我捉到裏面，拿半碗豬肉給我吃，說，『你也太性急了，薔薇公主賜酒還賜肉，請你吃個飽罷！』我得着肉，正恨不得一口將他吞下，不料學生七却忽然將半杯葡萄酒糝在肉上，於是我又只得不吃，最後還是學生三發了惻隱之心，另將幾塊肉給我，我這才真正得了他們的實惠。

十三

再過約一點鐘，奉祝薔薇公主千秋節的盛筵，散了；受大家祝賀的薔薇公主，睡了；滿面通紅的芭蕉王子，醉了；那位有神經病的學生一，也嘔得滿地狼藉不堪了；只有醒着的學生二，却像個雞羣之鶴，雖然也有三分醉意，但仍能指揮下女替他們收拾殘筵，安排臥具。殘筵收拾了，臥具安排了，催他們就眠的雨聲，也越發急了，於是他們便以次都到黑甜鄉旅行。這三四天以來，他們當就寢以前，照例要將我放在火鉢裏面，并用重版蓋住了火鉢，可是今晚他們竟任我自由擇地就

寢。那蓄微精舍向南的八疊席和七疊席兩間房屋，自盛夏以來，門窗完全都被他們卸去，豁然開朗，很可以做我的運動場，於是我使獨自運動起來，啣了他們放在廊外的拖鞋，來練習獅了搏兔和貓兒啣鼠的技倆，運動疲倦了，便隨意選擇個乾淨的席上睡去，睡到中間要排洩了，就也不管他是大便是小便，都隨意排洩在他們的席上。

第二天清晨，我矓矓中聽得學生一喊道，「老二，老三，老六！今天天氣好極了，我們到玉川去，看玉川的新晴，不要再睡了。」接着又說，「我昨晚真醉得和爛泥差不多，當老二喊我到帳裏去睡的時節，我的知覺，已經只剩得十分之一了。」我睜開眼睛一看，學生一已經起來換衣服，我便走到他的面前，獻我循例的慇懃，但他看見了我，便說，「這可糟了，昨晚沒有將丁東關起，狗屎狗尿必定又弄到滿屋了！」說着就來巡視室內，巡到他的掉下，看見一堆的屎，正指着罵，忽又聽得學生二詫異的聲音，就問「老二，你的房裏，難道也有狗屎？」

『可不是，他的屎也屙在我坐褥上面了！』學生二這樣答着，隨就出來開起廊外的木隔，一把捉了我，將我擲到廊下的院裏，然後才喊下女來收拾。那下女本就厭惡我，到了今天就越發增加了厭惡的心，伊一面收拾着，一面和學生們說道，『以後請諸位將丁東放在院裏罷，這東西真醜僻，如果放在房裏或廊上，那麼將來這房裏就要變成狗廁所，再不能住人了！』學生二正有氣，聽了這話便連聲應諾了伊，隨即將火鉢放在廊下，對學生一說道，『姑息總是害事的，此後一定不要再讓丁東走到廊上一步才好，不然，我們就什麼事情也不用做，只要忙着收拾狗屎狗尿，這豈不糟麼？』學生二說到這裏，我極希望學生一能替我解釋一兩句話，可是那學生一也竟冷冷地答道，『最初我是怕他晚上凍，並怕地上濕氣重，所以要放在廊上，但現在他既如此不識好歹，那也除了將他放在廊下，再也沒有辦法，只好讓他去凍，也只好讓他去濕了！』

他們打發了我，便開始盥面漱齒。匆匆地進了晨餐以後，就各各穿衣要到玉

川看玉川的新晴。他們正穿着衣，下女忽然大笑，他們自己也大笑，我最初莫名其妙，不曉得他們笑什麼，到以後才知道是薔薇公主的裝束惹起來的。原來芭蕉王子和薔薇公主商量好了，將男子的衣帽，請薔薇公主穿着出去，在未出去以前約三分鐘左右，教伊假裝做外來的生客，走到那八疊席的室內，芭蕉王子就用很鄭重的態度，對學生一學生二等介紹，說：『這位是新從西京來的鄭先生！』那學生一學生二再也想不到這位鄭先生就是薔薇公主，由是使用對生客的態度，來對伊，同時下女也以爲是真的，就忙着進茶，下女正進着茶，芭蕉王子故意問下女道，『這位鄭先生有點像我們中間一個人不？』下女夢也夢不到這位鄭先生就是薔薇公主，看了一看，搖頭說道，『不像，不像，我們這裏決沒有一個人像他。』芭蕉王子聽了又笑道，『你爲什麼不仔細看看呢？你如果能仔細看了一遍，就知道他很像我們這裏的一個人了！』下女左一看右一看，還是看不出是誰，便說，『他沒有像我們這裏的人的地方，不過他似乎是來過好幾次的。』芭蕉王子這時知道那下

女已被薔薇公主完全瞞過，便揭起薔薇公主的帽，說，『你試再看，看看他這頭髮！』下女一看分明就是學生六，不覺笑了，伊笑，學生一學生二等也陪著大笑，於是那幾個人便笑做一團。

頃刻，他們帶着笑聲出去了，他們出去的時節，曾告訴下女，說，『今天請你喂一天丁東，』下女也答應了一聲『是』我正以為他們雖然出門，我的飯是依舊有吃的，不料他們剛一出門，下女便將我關在火鉢裏，上面除蓋了一塊木板之外，還加了一塊極大的石頭。自他們上午六時出門以至他們下午五時回家止，伊並不會給我半粒的飯，或是半點的水。我在鉢內啼飢啼渴，伊還要打我，說我暴躁的狂嗥狂吠，最能亂伊的心曲。

五點鐘的時候，他們都回家了。我聽得他們的聲音，哭着求他們的拯救，學生一這才把我從火鉢裏放出來，將帶到玉川吃不完的一塊小麵包給我吃，我吃了那塊小麵包，才暫時免却飢餓之苦。我飽後在院內散步，他們却也列坐廊次閒談。

他們每人手裏都握住一把花，花雖然都是無名的野花，然而從那一片片的蝶衣，一點點的腥紅上面看去，也可想見當年天女散花的時節，是如何的苦心剪裁。他們先談些關於花的事情，以後就漸漸地談到其他方面：

學生六，『這些花真可以動一切人的快感！無論那一種，都有伊的特長：有美麗的，有斌媚的，有晶瑩明澈的，薄的比蟬翼還要薄，圓的比明珠還要圓，白的比金粉還要白，紅的比燕支還要紅；大自然之偉大不可思議，真令人有觀止之歎！』

學生三笑道，『你平日往往剪綵爲花，自詡女兒的剪刀，的確可以奪了化工，今天爲什麼也要崇拜大自然！那麼就可見無論女兒的剪刀巧到何地，總不如化工了！』

學生六，『你不要說我，你何嘗不自詡畫師的畫稿，比大自然還要偉大，然而你今天在玉川爲什麼也說以人力來抗衡大自然的力，真無異以蚍蜉而撼大樹呢？』

學生一『矛盾的語言是人人都說過的，這何必爭呢？』

學生二，『你們都說玉川的新晴好看，其實也很平凡。』

學生六，『不然，玉川的新晴的確好看，別的不說，就只說那江干新洗細艸的秀色，也儂夠我們一頓的飽餐。』

學生二，『草色如果可以當飯，那麼我們又何必吃麵包！』

學生六，『幸而我沒有吃麵包！』

學生二，『你吃了餅乾。』

學生六，『餅乾總不是麵包！』

學生一，『呵，老二輸了！』

學生三，『我們今天如果帶了丁東到玉川，那就更有興味，可惜竟沒帶了；下次如果再到像這一類的地方，就一定要帶着了東走！』

學生二，『帶了東到各處是不難的，可是要先完了畜狗稅。』

學生一，『其實東京漏稅的狗，決不止一個丁東，我以爲是無大妨礙的。』

學生三，『我也這樣想，我并決計明天帶了東到月島教他海浴！』

學生二，『那麼明天晚上我們家裏就沒有丁東的吠聲了。』

學生三，『爲什麼呢？』

學生二，『這是不待言而可知的，因爲如果要帶到月島海浴場，縱不半途被警察捉去，也要遭了滅項的大凶，無論如何，要想完璧歸趙，總是不可能的事情。』

學生一，『我倒不信你的話，我以爲不至如此。』

學生二，『那麼我們可以設個賭。』

學生一，『好，你要賭什麼，我也敢和你賭。』

學生二，『明天月島洗澡的入場費，車費，大約要六七元，如果丁東帶去能依

舊帶回來總算是我輸，錢就歸我出；如果只見了東之出而不見了東之入，那就要算是你輸，錢也該歸你出。』

學生一，『你要如何，便如何，我——依你就是了！』

他們正說着，外面進來了一個很魁偉的學生，學生三喊那學生道，『潘君，我們已好幾天不見面了！』潘君答，『是的，這一向我都沒有空工夫，所以不來。可是你們今天又賭什麼？……誰輸了，誰贏了呢？』學生三將關於我的歷史和剛纔的事情告訴了潘君，潘君便穿起艸履來捉我，說，『這小狗真好，你們捐錢養他，我也可以入股，』便取出三毛錢交給學生一，請他保管，留作飼我的費用。一面并說，『我看還是不讓他到月島的好，不然就恐怕真個不能回來了。』學生一雖答道，『你放心，決不至於不能回來！』但潘君仍做出不甚放心的樣子，主張不要帶出去，學生一急了，便說，『那麼我們可以再賭一下。假若這了東去了就不能回來，我就在這院裏，做狗爬十圓圈，并罰金十元請你喝酒；萬一這了東去了能來，我就只請你在這院裏做狗爬五圓圈，并且不要你的罰金！』

他們正說到這裏，因下女已來請吃飯，便各放下手裏一握的野花，拿一個大花

瓶來插，插完灌了水，便去吃飯。吃飯的時節，學生一問下女，『你今天喂了狗沒有？』下女隨便答一句，『已喂過三次！』他們却信以為真。

十四

往時他們在進餐以後，必將殘羹拌冷飯給我吃；但那天他們進了晚餐以後，却並殘羹冷飯都不肯給我。我費盡搖尾的氣力，向他們哀求，他們也依然毫無所動，那天的我就始終只吃了一塊的小麵包。當深夜的時節，我幾為飢渴所困而發狂，而飽餐的他們却睡得異常甜蜜。我自己想，『這大抵是命運罷！』如果是命運，那我的痛苦，當然是無可告訴的了！因為命運之於人，是有絕對權力的，所以地球上面水的面積雖然極廣，而一部分的動植物却因失水而槁死，現在命運現既要飢我渴我，我又何能抵抗他呢？』

這一夜我徹宵都不曾合眼，那天上耿耿的星河，樹間瑟瑟的秋聲，草裏唧唧的蟲吟，就都是我心中愁苦的伴侶。最初我對星河說，『我願也化做一點星，來到

天河上，和你們做姐妹；』星河默然不答；我對園林說，『我願化做叢林的一葉，來和你們一塊兒笑傲秋風；』園林也黯然無語；我又向秋蟲說，『我願化作一個微蟲，來和你們一塊兒吟咏霜露；』秋蟲也沒有回話。直到最後他們才以次和我交談：明星和我說，『我並不是天上的幸運兒，只是你們動物眼淚的結晶，我的光輝，就是你們的痛苦！』園林對我說，『我不是笑傲秋風的超人，只是你們的使者，你們曾教我去探春秋的消息，現在我探得秋天到了，所以送這蕭蕭槭槭的風信，讓你們知道那美麗熱烈的春天——你們的愛人，已經別了你們了！』秋蟲對我說，『我也不是吟霜咏露的詩人，只是你們的音樂隊；並且我所能奏的音樂，止於莫烏梭耳格斯基(Modele Petrovich Moussorgsky)的『死者之歌』，』和那葛麗葉(Edvard Grieg)的『悲哀之旋律(Elegische Melodien)。』但他們縱是如此說法，我總想化做一顆明星，一片秋葉或是一隻秋蟲。不過我的希望雖如此，事實却不可能，到最後我只想做一個此身幻作一顆明星或是一片秋葉，一隻

秋蟲的夢，聊慰我一剎那的渴望，然而那飢渴的惡魔，却始終擾我，只許我醒，不許我睡，於是就連這一剎那慰情的夢都做不成了。

我的夢既做不成，就只好忍着飢餓，渡這困憊的長夜，預備迎接白晝；因此我極盼望今天的太陽，能夠早出幾分鐘，使我也能夠早些得到飲食。但我盼天明愈切，那天却愈不肯早明，就是那報曉的雞，似乎也忘了報曉；我於是便決計出我最後的死力，將那火鉢上面的木板掀開，逃出火鉢以外，來尋覓食物。火鉢上面的木板和石頭原是很重的，但我求生的力量，始終戰勝了他的壓迫，我搖撼不過五分鐘，那木板和木板上面的石塊，就都被我推翻，同時禁錮在火鉢裏面的我，也恢復完全了自由。

我出了火鉢，遊行庭中，好像是遇着荒島的魯濱孫，自己想到，『現在的我，已有了一線的生機；如果能覺得一點果實，那就更可以將荒島為家，不必再向他們乞靈了。』想着便來尋果實。最初尋得了辣椒，以為這些累累的紅實，必定可

以充飢，但只咬了一口，那辣椒的辣味，竟把我的舌頭辣麻了；其次又尋着海蘆實，雖然無甚異味，但總也不大合胃口，因此我雖然飢渴欲死，并且個個都將他摘下，也只勉強吃了一點；我把海棠實摘盡了，天也亮了，他們也次第起來了。我正想將我覓得海棠實的事情告訴他們，然而他們却似乎早已知道我的事情。學生一開了板隔，呆呆地望着庭院，說，『好，這一來連我都不厭惡了！』他昨宵吠了一晚還不算，并且從火鉢裏爬出來，將我們所栽的晚菊，辣椒，蝴蝶，胭脂等花蹂躪了，將幾十顆小小的海棠實都啣了去。』學生二聽了這話，立刻走出來看，看見了庭院裏狼藉的情形，便說，『這是自然的結果，我們不養狗便罷，養了狗，不要說這些的花要讓他作踐，就是再貴重的東西，也只好讓他作踐了。』學生一聽了，半晌不做聲，只是呆呆地望着庭院。以後不知道這事的學生三來了，問是什麼事情，學生一也不答應，只指着庭院給他看；他心裏知道了，便穿起木屐來捉我，把我連打了七八下，餘怒還未息，幸而學生六替我解釋幾句話，說，

『這大概是餓的緣故罷，昨天輪班的人是老三，老三自己忘了把飯給他吃；以致他亂咬這些花草，爲什麼又打他呢？』學生三這才不再打我，而從事扶植那些被我所蹂躪的花草。他略將被我所蹂躪的花草扶植之後，隨就到廚房取出半碗冷飯，說，『丁東遇着我，可真不幸！昨天一整天，我都沒有喂他，雖然已託了那下女，但那下女記憶力比什麼人都要壞，懶骨比什麼人還要多，又如何能喂他呢？雖然，一個小狗餓了一天，也算不了什麼大事，我今天補他半碗飯就是了！』隨就將那半碗冷飯來喂我。我飢極了，得着飯，比得着異寶還歡喜，正恨不得一口吞了下去，不料學生四却忽然搶了我的飯，把他藏起，一面對我說，『我今天可要試驗你的嗅覺靈敏不靈敏，你的嗅覺假使是靈敏的，就一嗅便知道你的飯究竟在什麼地方，你便不愁沒飯吃，如果你的嗅覺是不靈敏的，那麼就只好且餓這一頓了。』我聽了他的話，雖曾用盡我的聰明才力，來偵探那飯的所在，但結果却始終尋不着，由是那半碗已經到口的飯，就又成了一現的曇花。

十五

那天下午一點鐘，他們照着預定的計畫，到月島浴海水。在出發前十分鐘左右，學生四將冷飯殘羹喂我，我正吃着，學生二指着我說道，『丁東，今天的你，能夠再回來這薔薇精舍與否，可要聽你的命運了。』我聽了這話，雖然不能絲毫無所動，但我這幾天以來，受慣了磨折，對於所謂『危險』兩字，已減輕了一大半的恐怖，所以仍能勉強吃下那一次的中餐。我吃完了，學生一主張將我抱在手裏帶到月島；但學生三主張將一個小柳條筐把我裝起帶去；最後大家都以為是用柳條筐裝起比較的安全，由是便把我裝在一個寬約六寸長約八寸的小柳條筐裏面，由學生一提着出門。學生一提着我出門，據學生二的意見，以為必遭警察的干涉，但結果却不盡然。那天他們一路所遇的警察很不少，警察中眼光稍敏銳的雖也看見了我，但並沒有一個警察出來干涉的。就是當坐電車的時節，電車的司機人會和學生一略有齟齬，但結局那忙碌的司機人，也始終讓了學生一，任他將裝我的小柳

條筐帶到車上，不久他們竟安然將我帶到那月島了。

他們到了月島，便乘公家的渡船，向海浴場而進。渡船到後，就進了一所最適中的茶店，在那裏喝些嚙嚙水，然後才更了浴衣，從那茶店又長又仄的木梯下了海。下海的時節，學生七抱了我，因為那梯震動得太烈，恐怕連人帶狗都從半途跌到海邊，爲求自己的安全，便先將我擲下了。我被他擲到海邊的粗沙上面，雖然因爲沙鬆有少許彈性，不至跌死，但全身的骨頭，就幾乎有十分之七八都離了關節。不過我的骨頭，雖然幾乎有七八分都離了關節，痛癢總與他們不相關，所以他們也并不理我，只是做個手勢，使我向前走去，以後因爲我走的時節，極不自然而且遲緩，他們才知道我已受了重傷。他們最初的意思是要教我也到水裏游泳，以後知道我已受傷，便將我放在海浴的沙灘，自己下水去了。這次最先下水的是學生二，其次就是那芭蕉王子和薔薇公主，而最後下水的却是學生一。學生二極慣於水泳，一到水裏，那種活潑的姿態，就幾乎不讓那生活於水裏的遊魚；一剎那

之間，竟泳出五百碼以外。芭蕉王子和薔薇公主本來是想和學生二比賽的，但賽到半途，自己覺得有望塵莫及的形勢，便決計不和他競泳，只沿着有浮木的水面徐徐而進。其餘的四個學生，本沒有水泳的經驗，又沒有競爭的心，就只好望洋興歎，聊在海岸旁蹴他的浪花，而此四個只能聊在海岸旁蹴浪花的學生中間，尤以學生一爲最怯懦，他戰戰兢兢，唯恐被海浪吞去，那海岸旁雖然極其平坦，並沒有危險，但他總覺得這海岸，縱不是危險的虎尾，也是脆弱的薄冰。

我最初因爲被學生七擲了一下；全身的筋骨都隱隱作癢，所以對於這月島的海浴情形，並不覺得有什麼濃厚的興味，但後來因爲痛楚漸次減少，而月島的海浴情形，也略有可觀，由是便漸漸地感着一種的快樂。那月島自地形上看去，是東京東南方的一个缺口，據那些中國的學生說，頗類似山海關長城外的南海，但圓不及南海；水以受太平洋的暖流爲多，微帶黃色，重濁異常，雖算不得理想的海浴場，但在東京而欲尋覓比這月島更好的海浴場，却也沒有第二個。不過這海浴場因歷

史的關係，似乎已成了貧民獨占的場所，浴在這海浴場的人，男子大半是工人，苦學生，女子大半是工女，下女；所這海面的浮人，一千個之中，就有六百個左右是完全赤條條無絲掛的，其餘四百個左右的人，雖非完全赤裸裸的可比，然而只穿浴褲而不穿浴衣的人，也竟占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薔薇精舍的薔薇公主，那天竟因為穿了一套狠完全的浴衣，一般人對伊就格外的注意；有一個工女模樣的少女，並且公然對着伊說道，『像你們這樣的人，爲什麼不到鎌倉去？』

這位少女口裏的鎌倉，我雖然沒有到過，但去年在鎌倉避暑的芭蕉王子和薔薇公主，曾在我面前說了好幾遍。據他們說，『鎌倉海浴，幾乎成了貴族專利的生沽。鎌倉海水的色澤，像春郊的新綠；鎌倉海岸的浪花，像高山的瀑布；海水比潭水還要清；海底的細沙，比美人妝飾的金粉還要柔潤；並且沿岸的景物絕佳，在陸，則西式雄麗的建築物，疏疏地矗立於岸旁旖旎而葱翠的花樹之間；時有保姆搖籃，出入樹蔭之下；少女金髮，披拂 Beach 之背；從綠窗透出來的鋼琴聲，更隨輕

風而蕩漾那美妙不可形容的音波；在水，則明眸皓齒，披著錯彩浴衣愈顯得曲線調勻的歐洲少女，三五成羣，凌波微笑，蹴浪成花，也足令人心曠神怡；所以多數貴族，都把他當做南歐海岸，那相形見拙的貧民，也漸次絕迹！」據他們這一說，那麼倘若拿鎌倉來比這岸上只有煤渣，水上只有多數裸體人的月島，自然是天壤不可同日而語；那個少女所說，「爲什麼不到鎌倉，」這一句話，也自然含有憐憫貴族墜落到貧民窟的意思了。不過那少女雖然說了這很無意味的話，這位悠然自得的薔薇公主，並不以爲怪，反而問那少女道，「你到過鎌倉沒有呢？」嗣後因爲伊答道，「沒有！」並現出很傲慢粗暴的神情，這才曉得伊「爲什麼不到鎌倉」那一句話，是一句在伊以爲可以使人難堪的話，才不想再和伊周旋。

不過月島雖不比鎌倉，倘若將他來比普通的浴室，那也就還不成比較。月島海浴場雖然單調無味，却也偉大而雄壯；場與東京灣相連，場以外約三四里，就是船舶的世界，有烟囪的，無烟囪的，有帆的，無帆的各種船，幾無一不備，那些船

船往來於波浪之間，正好像那些匆忙的旅行人往來於街道之上；如果一面浴着海水，一面目送那些來來往往的船舶，也就覺得異常愉快；加以浩浩蕩蕩的波浪，時時挾着太平洋雄大的後援，直向大東京而狂奔，尤令人懸想他總有一天張開海口，把東京一口吞下的日子；這種的壯境，也究非一個浴室所能比擬其萬一。還有一層，在月島浴海水的人，雖然大抵都是貧民，然而那些貧民的子女，長於水泳的却居十分之八九，他們在波浪中間，載沉載浮，且歌且舞，那一種與波浪相狎的熱情，比起那些過於重視生命的貴族子弟，至少總也多出五六倍；太平洋沒有水戰則已，如果太平洋一旦發生了水戰，那麼在這水上建壯烈的奇勳，演殺敵而海水爲赤之壯劇的人，就非他們不可了。

十六

他們在這月島浴海水，我就在海岸旁的沙灘上面，看這月島的風景和他們出沒波浪的遊戲。那天日光極強烈，沙灘上面糝雜着煤渣的粗沙，被日光炙得比火鏟

還要熱；他們在海裏浴水約可兩小時，我就也被那焦熱的沙薰灼了兩小時。我極希望他們早些休息，使我免却被炙的痛苦，但他們却興會淋漓，愈洗愈高興。

月島的海灘，在風平浪靜的時節，不受海水激盪的地方，平均寬約三丈，但風勢稍烈的時節，就全部都受海水的激盪。那天午後四點鐘以前，因為海上沒有一絲風，那靜穩的海浪，也總在離岸三丈以外的地方，和沙灘接吻，但過了四點鐘，便漸漸地洶湧起來，有時挾着風力，竟用極猛的聲音，來撲那被日光薰灼幾乎成了焦熱地獄的沙灘。最初因為那浪是漸進的，他進我退，我散步的地方總是浪所衝不到的地方，所以那浪雖然漸高，我却依舊不致被浪吞去；到以後那海浪受了強風，忽由漸進而變為急進，於是我就大有奔避不及的危險了。我既有奔避不及的危險，希望他們早些休息的心，自然也更熱，於是我便時時懇求他們救援的目光，射到他們的身上。他們被我這一射，似乎有憐憫的意思，於是學生一，四，五，七，四個人，便以次來到水浸不到的沙灘休息。他們到了沙灘上面，使我那

一片比懸旌更飄搖不定的心，頓覺有了着落，於是便來到他們的身旁，和他們一塊兒遊戲。正在這時節，那海浪越發洶猛起來，海面一千多的浴者，都紛紛向灘上狂奔，爭攀着上茶樓的木梯，上梯而去。就是那不怕危險的學生二和學生三學生六三個人，也趕緊沿着有浮木的水面，向着沙灘而猛進。學生二等既到了沙灘，他們七個人原想是立刻攀梯上樓的，但因為攀梯的人過多，恐怕發生危險，因此便暫緩上梯。正在這時節，岸旁的人忽然起了一陣呼嘯聲，那些善於泅水未上梯的少年，又個個飛奔水中而去，學生二便說，『今天這月島海浴場，恐怕又發生了什麼不幸的事情了。』但學生二口裏雖這樣說，實際上可也不知道他們究竟爲着什麼事，以後還是別人告訴他，他才知道那些少年是因為要救一個少年和一個少女緣故。據那人說，當大家正趕着奔到沙灘避大浪的時節，有一個少年和一個少女却攜着手反向海水深處而游泳，但游泳不到一分鐘，兩個人竟同時沉下去，沉下去以後雖然會又浮起一二次，但當浮起的時節，他們都露出就死如飴的狀態，毫不抵

抗，依舊聽他自沈，大家看見了，料他們兩個人必定因為戀愛的問題，不能解決，特乘這波浪洶湧的時節，要攜手同入水晶宮，因此便忙着去救。我聽了這話，心裏正替那少女擔憂，恨不能立刻化成一個善於游泳的人，到海裏將他們撈起，不料海面忽然起了一個迎頭的巨浪，竟將我也捲到海裏。我被巨浪一捲，只一剎那便離了沙灘，到那深約八九尺的海面。當我被浪捲到海面的時節，學生二雖立即隨波逐浪來救我，但那時波浪異常洶猛，在海面浮沉的一切東西，都呈瞬息萬變的狀態，我在海水中的位置也隨時而更易，他屢次想搶過來抱我，但海浪也屢次將我衝開，使他無從近我，最後有一次他的手已經摩到我的頭上，我以為這一次總一定可已獲救了，不料迎頭一浪，却又將我捲出一丈以外，於是已經得救的我，又陷於驚濤駭浪之中。學生二眼看得波浪越發凶險，我又已流出一丈以外，恐怕再來救我，或許連自己也要遭了滅頂之凶，便趕緊回到沙灘，決計不再救我。

學生二既決計不救我，我就只好隨波逐浪任他漂流。我自己想，『不管他，

我自有我的運命！波浪要捲我到那裏，就請你捲到那裏，或是菲律賓，或是澳洲，或是新西蘭，或是夏威夷，我都願意去，就是北美洲，我也無不可去的理由！我對於生的執着，已經是等于零了，我現在不願祝我自己獲救，我但能替今天浴在這月島的人祈禱，願上帝加福於他們，使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遇着不愉快的事情。」我想到這裏，那一起一落的波浪已把我漂出離海灘約二十丈光景，薔薇精舍的學生們個個都用憐憫的眼光射我，我也將感謝兼惜別的眼光射着他們。他們這時節的感覺如何，我不得而知，但以我自己而論，却除了『海闊天空，浮生若夢！』的感想以外，再也沒有一毫的雜念，能存在我的胸中！

十七

再過約半分鐘光景，我覺得我的身子，已泛泛若水中之鳧，就一面唱着諾弗梨 (Charles Martin Loeffler) 的『夢中之夢 A Dream within a Dream』，一面做起我自己的夢中之夢。我對於一切都不膠執，但願我自己的殘歌餘夢之扁舟，能

借一帆順風，把我載到那海天兩模糊，既不是天上，也不是地下，更不是人間，無晝夜也無終始的境界。——我並不拘一切的形式，我不願進末次的聖餐，不願行最後的懺悔；此外還不願聽那追悼的弔鐘；我寧得赤裸裸之死，最乾淨，最嚴肅，決無須乎那些拖泥帶水的妝飾。

我想到這裏，我的心境越發開朗了。那載我的殘歌餘夢之扁舟，也越泛越遠了。我正私自慶幸，以爲再經過一剎那的時間，就必定可達到那海天兩模糊的交界，不料那立在前面沙灘的芭蕉王子，竟忽然從沙灘上面，奔到滿布着波蕊浪花的海面，要來救我。薔薇公主雖極力阻止他這種的冒險舉動，但他似乎已受了一種不可抗力的壓迫，非來救我不可，因此便不聽薔薇公主的勸告，竟一往直前，逕撲到我的身邊。那時的我，正半沉半浮于波浪之間，那洶湧的波浪，更凌厲無前，大有使他捉摸不定的形勢，論理他是應徒勞往返的，我也應該收拾了我的殘歌餘夢到那無晝夜無終始之境界的，但他竟始終受了海若的援助，將我捉到他的手裏。

他捉着我，便向沙灘而狂奔，在大家拍手聲中在薔薇公主悲喜交集的顏色裏，走到他的伴侶身邊。他很得意的說道，『表明勝利的凱歌，只有演過悲壯戲劇的人，可以引吭高唱。現在我們可以合唱着勝利的凱歌，登到我們剛纔在那裏更衣的茶樓了。』于是他們小兄弟，便帶着我攀梯上了茶樓。他們上樓後，略將身體抹乾，穿起衣服，然後才將我身上的海水抹去。因為覺得我所飲的海水還不多，意識也還明瞭，不像前次在戶山原溺水那樣狼狽，于是就將我放在小柳筐裏面，再拿幾塊餅乾放在筐裏，却自去凭欄看海。那時在數分鐘以前奔到海中去救護一個少年和一個少女的人，有的因無從撈救，已返身登樓，有的還在那波蕩浪花中間，竭力尋覓。不過尋覓的自尋覓，那一雙的少年少女，却似乎早已進了水晶宮，并在水晶宮裏舉行他的結婚式。

薔薇精舍的學生們，最初原想等得到了他們兩個人或生或死的消息，然後回家，但以後看見那些挺身赴救的勇敢少年，個個都現出失望和疲倦的顏色，知道就

是等到明天，也是沒有希望，因此就毅然提了小柳條筐立就歸家之途。

途中我因為疲倦已達極點，竟睡在小柳筐裏面。不過我雖睡在小柳筐裏面，還疑是睡在水上，電車運行的聲音，我把他當做波浪的進行曲；市人的言語，我把他當做海風的呼嘯；自月島至戶塚叮的幾條又短又仄的道路，我也把他當做廣闊無邊，如環無端的大旅程。我心裏時時起了一種奇異的波瀾，彷彿是因為飲了過量的烈酒，那烈酒衝到我的心房，使他不得甯息；又彷彿是中了連博物學者都不能指出名目的劇毒，那毒已將我的一顆心破壞了，使他發生一種難以形容的痛苦。我不曉得爲了什麼緣故，何以在這九十度左右的暑天，我的身體竟不止沒有充分的熱氣，并且反覺得非常寒冷。更不曉得我身上的一部分血球，是幾時結了冰蕊，開了雪花。

他們到了薔薇精舍，我如夢之旅行雖已醒了一半，但我却不信我是活着歸來的。我總以爲是我遊蕩的靈魂，懷戀舊遊之地，所以特從那茫茫的巨浸走到這薔

薇精舍，要重溫一時的舊夢。直到最後得了無數可靠的證據，我才曉得此身確尚未死，并且確已依然回到了薔薇精舍。

十八

我回到薔薇精舍就病了。我不思飲食，就是勉強進些飲食，也以一嘔了事，我不能睡眠，就是勉強睡眠，也不能安然成寐。同時我不僅嘔吐和不能安眠，并且患了腹瀉。我的體溫在當日下午七點鐘以前，雖幾乎降到將近冰點的程度，但七點鐘以後，便漸漸地回復了原狀，過了八點鐘以後，就又一直上升，升到三十九度以外。當我體溫過熱的時節，我的一切感官幾乎完全沒有用處，不僅聽覺和視覺，都朦朧朧朧，辨不清一切的聲色，就是嗅覺觸覺也模模糊糊，辨不清一切的香味。直到深夜約十二點鐘左右，因為熱度稍減，才恢復了少許的感覺。

當夜我很感謝學生一和學生三，學生一和學生三曾于十點鐘以前，將我診視三次，并將一顆名做烏獸平安丸的給我吃；雖然那藥丸並沒有多少的效力，而他們的

盛意，總是很可感的。至于我睡的地方，就依舊是往日所睡的火鉢，不過往日他們都將一點破爛的衣服，做我的臥褥，那天却沒有了。所以沒有的緣故，據他們說，是我天性不好潔，屢次將大小便撒在褥上的緣故。我很想對他們，說，『你們如果不將我關閉在裏面，留一綫容我出入的路，那我就決不至將大小便撒在我自己臥褥之上；』但因我的言語與他們的言語，根本不同，就是對他們說，他們也未必懂我的言語，由是便不說了。我既不說，他們又沒想到這一層，于是當夜的我就感着異常的痛苦；因為火鉢是磁石做成的，往時鋪了一點破爛的衣服，就是撒了大小便，那破爛的衣服也可將他吸收了一大半，睡在裏面的我，也不至受十分的痛苦，當夜他們既不將破爛的衣服鋪在裏面，我又患了上吐下瀉的霍亂症，那些吐的瀉的骯髒東西，就一毫不讓步地來浸潤我的皮毛，睡在裏面，就無以異于睡在廁坑之中。

我當晚因痛苦已極，曾痛哭了幾次。有一次學生二當我痛哭的時節，似曾對

學生四說道，『老四，我們明天還是將那東西打發走罷！這東西真討厭，幾乎沒有一晚不擾了我的睡眠！』這話在他或許是惡意，也未可知，但在我却只能迎之以感謝的態度。我雖然沒有勇氣對他們說，『這正是我的願望，我與其被你們像今天這樣拿來常做賭博的孤注，就甯願你們能把我放在赤裸裸的天地，使我過那赤裸裸的生活；』但我的心裏，却早已就說過這一句話。我心裏既早已就有這感想；因此，我的哭聲就並不爲他們的恐嚇而稍斂，在我聲未嘶，力未竭以前，總要儘量發揮我的悲哀。

說也奇怪，那晚我很大膽地哭了幾次，那本來極懶惰的黑夜，却因我這一哭，竟格外地迅速從東半球逃到西半球，同時，那學生一也格外地趕早免除了我的監禁。

當學生一揭開壓在火鉢上面的木板的時節，火鉢中間有一種不可嚥避的臭氣，直冲到他的鼻觀裏面，他因此立刻嘔吐了幾口的宿涎。他嘔過以後，看見從鉢裏

爬出的我，滿身都是污穢，隨就將一盆微溫的湯，對着我亂潑，又因我被潑後戰戰兢兢，彈不得，更拿一個棉椅墊鋪在地上，教我到椅墊上面散散身上的水濕。

我臥在椅墊上面，雖然比較臥在鉢裏好得多，但秋晨瑟瑟的輕寒，既是使我的病軀，戰慄不已；秋晨蕭蕭的氣象，更使我哀感交迸。我覺得花草上晶瑩的垂露，就是從我母親眼裏流出來的眼淚，松榆上灰白的疏烟，就是從我自己心裏發出來的憂愁，曉來哀蟬的斷聲，和促織的細語，也就是惆悵春歸的悲曲。同時放着異彩的晨曦，更閃閃燦燦地，偷偷摸摸地，來到庭院，和花樹接吻私語，說，『培養你們的湛露，不久要結成青霜了，潤澤你們的暑雨，不成要化成白雪了；你們怕不能久留在這地方了。現在請你們早些留一句話，留一句以後再見的話罷！』我看見了這些光景，一片的愁心，幾乎完全破碎了。我極想在這時節，能夠和我的母親接一個吻，和我的姊妹們握一次手，對他們說道，『現在的我，正像那些可憐的花樹；我心裏的湛露，也結了青霜，心裏的暑雨，也化了白雪，我也只好留一

句「以後再見」的話給你們了。」但我那不知流落在天涯那一方的母親姊妹們，已沒有和我接吻和握手的機會，我的願望也就始終只能記一筆的懸帳，在我心裏。

十九

當日下午五點鐘左右，我的病勢，雖似乎已減輕了一半，但上吐下瀉仍不止，每進了少許的飲食，一半立刻吐了，一半立刻瀉了；所比昨宵今晨稍不同的，就是寒熱兩種病，確已離了我的身畔。我因為寒熱兩魔已離了我的身畔，便振起精神在庭院略事運動。我正在運動，忽然起了一陣狂風，將學生二清晨洗刷一過放在洋芭蕉樹上晒太陽的一件黑色囉噠秋衣，吹落了地上。他這件秋衣當早晨洗刷的時節，我雖然看見過，并且知道他因今天在陽歷雖為八月十日，而在陰歷却為七月七夕，為要趁此天上牛女雙星相會的良夕，到女青年會覓他的愛人，同往淺草帝國館，看「馬西里結婚」的影戲，所以特地將這秋衣洗得不留半點污，刷得不着一點塵，預備晚上來穿，但當狂風將他吹落地上的時節，我却完全忘記了，他落到地

上，我竟疑是鬼魅從天而降，便趕緊逃到右邊廚房的前面。廚房隔壁的小室，是下女住的，我曉得這下女因為學生們每晨都要伊替我收拾火鉢裏面的污穢，恨我極了，所以我平日並不大願意來到這裏，今天因為學生二那一件的秋衣把我嚇了一跳，不得已才逃到這廚房面前。我到了廚房面前，看見廚房口放着一個菜籃，籃裏裝了幾片生牛肉和一大堆的小芋頭，此外還有幾尾的乾魚，便將那生牛肉和乾魚啣出，放在前面的地上，並用牛肉和乾魚做獅子搏兔遊戲所用的兔。在我的意思，這種高尚的遊戲，無論那下女如何恨我，總不至因此而予以嚴罰。不料我遊戲未終，下女忽然從裏面拿了一根木棒將我痛打一頓，直打到我的左後腿斷了骨節，開了血花，才將我放了。

伊放了我，我已不能動彈，但仍勉強蛇行爬回那向南的院裏。到院裏一看，原來剛纔疑是從天而降的鬼魅，還是學生二的秋衣，便爬到這秋衣上面，將他權當一個茵褥。

我到了這衣服上面，立刻暈了過去，直到六點鐘學生二和學生四回到薔薇精舍，把我從那衣上擲到地下，我才能夠勉強睜開我的眼睛。我睜開眼睛，看見我自己滿身黏着模糊的鮮血，那學生二的衣服也黏着模糊的鮮血，已覺得無限傷心，再一試舉我的左後足，知道那隻足的下半節和上半節已斷了，所還寄在我身上的，不過一塊死肉和一根殘骨，就越發難過，于是便痛哭起來。

我哭着，學生二似乎也有點不忍，恰巧下女來到他的面前，便問那下女，『你打了丁東麼？』他這麼一問，我以爲下女是要承認的，不料下女却答道，『不，我不會打他！他是被一個外來的野貓咬了！當貓咬他的時節，幸而我知道得快，所以他還沒有被貓咬死，不然，那就不止咬傷，恐怕還要咬死呢！』學生二聽了，也不答話，隨俯身拾起他的秋衣，向學生四道，『這一來教我今晚穿什麼出去？我本是慣于穿破衣的，可是在必要的時節，總要穿一件比較過得去的衣服，現在讓他弄到這步田地，簡直是教我今晚不要出門了！』學生二正說着，下女將

我提在手裏看了一眼，又說，『我看這了東，已經不中用了，最多也不過可以延到明天！』但下女雖然這樣說，那心裏正痛惜他的秋衣的學生二，却只管提着他自己的秋衣，立在那裏出神，就是那閒着無事的學生四，也默然不發一聲。足足經過了約三分鐘，學生二才提起衣來走到廊上將衣放在水桶裏面，一面喊下女『趕緊先開兩個人的飯。我們已餓了。』

二十

學生二和學生四吃了飯，天已被他吃黑；學生二因爲那件秋衣被我污了，心裏似乎有點不愉快，同時我嗚咽呼號的聲音，又時繞他的耳畔，益足使他厭煩，於是他使用極沉着的聲調，對學生四說道，『算了，我今晚不看戲了！——可是這了東真討厭，送他也是死，不送他也是死，我可決計要送他！』學生四答道，『這自然，橫直是不中用了，就不如早些打發，省得他在我們面前做鬼哭，不過老大，老三，老六們，還未必肯將他送走，我看還是等他回來，問一聲再說罷！』學生二

搖頭道：『這不成問題！他們回來了，我只說丁東已被野貓咬死，所以丟了，他看見了那些血迹，就決沒有不相信的。』學生四聽了，便說：『那麼就是這樣，我們快些將他包起，送到戶山原的終點罷。』遲了，難保他們不回來，回了就未必肯送，不肯送原不是一件大事，可是照他這樣的號叫，只要再號叫三夜，我們的神經，就要被他號叫衰弱了。』學生四說完，便將學生一早起給我睡的那個椅墊，將我緊緊地裹起，再用幾張報紙包着那椅墊，要提着出門；但學生二恐怕我悶死在裏面，就又將包打開，重新包過一道，略露些罅隙，使我可以略通空氣，並且可以約略看見外面的東西。包好了，學生二便提着我和學生四一同出門。出門走了幾步，因為我發了號痛的聲音，他們覺得不大安當，就又回到薔薇精舍將一團藥用的棉花塞在我嘴裏，然後才重提了我直向戶山而進。

最初我被他們這樣包起，並且被他們將棉花塞了我的嘴，幾乎就死在那慘痛苦悶之中，但以後薔薇精舍門前的晚風，戶塚町中人家門外的燈光，却把我那垂絕的

一息喚回了。他們從戶塚町走到打靶場的堤邊。雖然經過的時間，不滿兩分鐘，但我在這不滿兩分鐘以內，也得着有可以紀錄的印象。我覺得我是載在一葉輕舟，在錦纜徐牽，棹歌開發之中，停楫中流；縱情觀覽，絕沒有動作；不是我的舟駛離那疏疏人家，搖搖燈影；穆穆花樹的戶塚町，却是那疏疏人家，搖搖燈影，穆穆花樹的戶塚町乘着順風駛離了我的身旁。就是沉在那朦朧月色；模糊烟影的一片深碧之打靶場，也是他自己彀到我的面前，並不是我要走到他的旁邊。打靶場好像是迎我的人，戶塚町好像是送我的人，他們這次的迎送，雖要算是最後的迎送，但他們在迎送之中，連『後會』一句話，都沒有說過。我要說他們不知惜別，但他們已依依惓惓地送迎了我；我要說他們知道惜別：爲什麼又沒有『後會』的可嚀！這就使我有點不敢下決絕的斷語了。

再過三分鐘，戶山原流到我的面前，戶塚打靶場又彀到我的背後了。我回頭望見打靶場，時時對我送那戀別的秋波，很想對他說道，『愛人呵，此恨綿綿無盡』

期！』但我那滿裝着棉花的口，竟始終不能發此一聲。

那時月光已由朦朧而分明了；因為天上耿耿的星河，正點着燦爛的銀燈，繫着絢麗的錦綵，慶祝牛女雙星的嘉會；所以這戶山原上就多了幾個看熱鬧和專向天孫乞巧的人。薔薇精舍的芭蕉王子和薔薇公主却也成了戶山原上人。他們兩個人那時正在原上左邊的叢林中間，並肩立着，各合着兩掌，向天默祝。他們究竟祝的是什麼，雖非我所得知，但大約總不外祝星兒長明，人兒長壽，却也是顯而易見的。

在我看見芭蕉王子和薔薇公主的一瞬間，學生二輕輕地對學生四道，「我們莫做聲，老三，老六都在那邊呢！」但學生二這句話剛說完，薔薇公主似乎已看見學生二，伊遠遠地喊道，「二哥，那裏去？」不過薔薇公主雖這樣喊，他却裝做沒有聽着的樣子，立即將三步縮做一步，奔離了薔薇公主的視線，一直向戶山原的終點而進。

他們到了戶山原的終點，我也到了戶山原的終點。不過他們雖到了却仍舊要回到薔薇精舍，只有我不想回去。我戀着這裏的清風明月，并戀着這一塊錦繡的高原；當夜的我，就左擁清風，右抱明月，自自在在地睡在這裏！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成於上海。